K 711.82
L962

册 7

知之為知　三句　郭翊皇

以不欺者言知而知可自信矣夫知與不知未有不自知者于此不欺知不在是哉且天下之理（四語揄冒得住）無不可窮而吾人之心有可自問惟即理考心而心見斯因心觀理而理出也吾誨由以知之乎（即從不能盡知）知不在萬事之畢脫（開手）而在無事之或欺抑不在見乎外者之悉詳而在存乎中者之有據（又是不盡知起）蓋女或有不盡知之理斷無不自知之心（即註中補意用得不覺）即有不知而必求其知之功斷無不知而即以為知之事夫豈易言知之乎知之固女之所自知也（自知二字）但恐妄以為知而知不可言矣（好即前后兩知字也）惟知之者始為知之（始字好）而不誣于知者不在是歟亦豈安于不知乎不知亦女之所自知也但恐諱其不知而知

愈不可言矣惟不知者即為不知而不蔽于不知者不在是歟是不以（即字又好）（又是）
萬理之明而不昧者為知而以一心之信而無疑者為知是不以理之（不盡知起）
悉備于心者為女知之至而以心之無欺乎理者為女知之切知在是
不知亦在是知在是不知在是而知即在是以有知有不知者予理以（是字點得活）
無往不自知者予心如是而已（微有句知之之道）

一氣呵成內無賸情外無溢義股法相生相顧極遒緊老辣是慶曆
人筋節○全篇從不知展筆轉出平面最能體貼註意無自欺之蔽
根株正在阿堵中

知之為知　三句　康其武

知不可誣貴于心之自辨而已夫不必天下之盡吾不知也又不必天
下之盡吾所知辨于知不知之間而知無餘事矣若謂求知者亦求之
心而已求之心而信其所信者信不復疑疑其所疑者疑不復信而無
欺之神明出焉吾之誨女以知也以天下無窮之理而必欲知之無弗
（通篇從此一句轉出）
知焉知之顧不難耶而非然也凡知之難非吾無不知之之難而能自（如此用說難奇甚）
知其知之之難也又非吾自知其知之之難而能自知其所知而有不
盡知者之難也又非吾自知其知自知其不知之之難而能自知其有
知即不妨有不知而必不使所不知之得槩托于所知之難也是故人（看他通）

552981
n.1'39

篇轉側一氣○室行

之求知在于知而吾之誨女以知在于自知其所知人之求知在于無不知而吾之誨女以知在于自知其有不知人之求知在于有知自以為無不知而吾之誨女以知在于自知其有知即不妨有不知而必不使所不知之得概托於所知誠以知之者固知也而知其知之者乃女之為知也不知者固非知也而知其不知者亦未始非女之為知也有知有不知者雖于知猶有未盡而自知其有知即不妨有不知而必不使所不知之得概託于所知又未始非全乎女之為知也則是知之者猶在外而知其知之者則在內也不知者雖未嘗不在內而知其不知者則非求之于外也有知而自以為知自以為無不知者其為知尚淺

○鞭緊為字下半截

○洗些景字至理

而能自知其有知即不妨有不知而必不使所不知之得概託于所知則其為知乃甚深也又況由此求之而昔之不知者即為今之所知乎今之不知者即為後之所知乎後之不知者又為後之所知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況字始註作繳

散行四段純用複句通幅反反覆覆出沒變化迥軼恒蹊 大存評

時多依口學舌作葫蘆樣語那得此萬丈空明千里一瞬之藥○聖學說知便指義理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障拒而不明所見皆成謬妄能去此蔽則義理易明天下未有知其不知而肯終安于不知者也故朱子由此而求之一轉正滿圖是知中道理非于

是知外添蛇足也。惟邪教之所謂知。則專指心體而言。但本體一明。大事了畢。當下即完全無欠。若更加擬議。便于本體有碍。此良知家之精蘊也。故李石麓戊辰主試。極詆集註由此而求之一轉。而衷了凡讚歎以為程文不依註。千古絕唱。自此以後。說書論文者。無不奉其說為至善。本領一差。不自知其懵騰流轉于狂禪。而尚自沾沾寶護。以為聖學固如此。不大可哀也哉。看此篇結處。喜古法猶在。此理畢竟殄滅不得。

知之　康

純用此程筆易入油脂滑調去

知之為知　知也　郭永年

合知不知以論知。無欺其自知者而已。蓋知與不知。皆可以見知。而無欺者為難也。誠不蔽其所自知。致知之學。不即在是哉。想夫子之誨仲由曰。學問之事。以致知為先。非研窮無遺之謂知也。（即剖清是字）惟審量于我所獨知者。無有或蔽。即名理不必其盡晰。而神明之克灼。已得之一念之內省而有餘。由亦知所為知乎。廣騖以言知。將謂理無不窮而知乃盡也。此矜念所由生也。夫自矜之念非知也。馳志以求知。將謂物無不格而知乃精也。此恃心所由起也。夫自恃之心亦非知也。然則知誠如何而是哉。一在知之為知之。人或欺于所不知。必不欺于所已知。然而心有（對子路說接机最親切）（人多于對）

此見長不若此句說得好

所蔽即其知之未必寔見為知之也夫知之也而果能寔見為知之若是與一在不知為不知夫人欺以為知即其欺於所不知要惟內無所蔽則其不知必能自見為不知也夫不知也而果能自見為不知若是與是何必廣騖以言知哉雖至理尚其能悟似知可言知而不知未可以言知抑知學問至體驗之餘一心之悟為獨真故無論知與不知而皆可以知予之然後知自矜者非知而化其所矜者是知也由亦化其所矜而已矣是何必馳志以求知哉雖學問責乎自信似見為知者可慕而見為不知者未足許抑知修業至返觀之候一心之信為獨摯故無論知與不知而皆可以知歸之然後知自恃者非知而去其所恃者是知也由亦去其所恃而已矣致知之學不即在是哉理不必悉窮返之于內物不能盡格約之以心誨女知之如是而已

語近二氏

是字喚醒子路一喝不作一喝

用

四語是弘正名經

講章謂子路以不知為知寔坐不知非曉得不知而飾為知之此却與註意不合蓋好勇之賢乍有所見主張到太過處一冒過去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名一節便以孔子為迂和那知處也不知了証得最明子路豈不知孔子之不迂只要主張名不能正太過致此蔽耳講章之誤在一飾字飾者不肖之自欺強以為知賢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為自欺則于理蔽一也語語對針子路自矜自恃處說極合大旨而講知之句尤得朱子引証之義

知之　郭

舉善而教　一句　程奇玉

能得民之情者、不期勸而自勸矣、夫欲善者、民之情也、善者舉而不能教、民固無不得之情也、豈必求多于勸哉、今夫上之于民、不可自我而強者情也、無不可自我而得者亦情也、民有不可強之情、我不能強民以情、即民亦不能以其情自強、而強民者斯已非民之情也、民有無不可得之情、我亦樂致民之情、即民亦樂以其情致之我、而能得民者、民固無不得之情矣、子大夫使民勸乎、夫有意勸民、不若無意勸民而自無不勸之情、上以我勸民、又不若以民勸民而民自為勸之為深、夫不有善乎、進善者而謂之曰、爾其是彝是訓乎、此固民之情也、而民卒不

其筆夭矯如游龍

能是彝而是訓者何哉此其情民自知之而未可為上告也即為上告之而亦未敢必上之我許也有其舉之則舉一善而凡類乎善者無不爭自踴躍而有鼓舞于善之思然舉一善而凡不類乎善者亦無不爭自踴躍而有鼓舞于善之思矣夫民之無意于善而不敢自即于不善與日進于善而樂得其所以為善民情亦大可見矣而況舉之者有殷殷然誘民為善之心惟恐我之不克舉而或致棄夫善而殷殷然欲民善之心又恐民之不盡舉而或遺乎善夫此固民所日望于上而求一得者也而固已得之矣上即不訓民獨無感于中乎如是而民固已勸矣而民或有勸有不勸者蓋得民之情而未盡民之情也不久有不能乎

進不能者而謂之同爾其有倫而有序乎亦民之情也而民卒不能有倫而有序者何哉此其情民自喻之而未得為上陳也即為上陳之亦未必上之我念也有其教之則教一不能而凡類乎不能者無不爭自濯磨而有祈進乎善之思然教一不能而凡不類乎不能者無不爭自濯磨而有祈進乎善之思矣夫民不能為善而不敢不即于善與不能為善而不自知其所以為善民情無不可見矣況教之者有殷殷然欲民同善之心又恐教之不善教而有負于不能而殷殷然欲民同善之心又恐教之不盡于民而終于不能夫此更民所日望于上而求必一得者而已無不得之上即不訓民更無感于中乎若此者何嘗期民之

勸也。而民卒勸之。且不再計而勸者。蓋得民之情。而無不盡民之情也。

取則字作對仗兩比只如一比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所謂無意勸民而自無不勸。以民勸民。而民自為勸者此也。子豈無意乎。

直作兩大比。又自為開合。看來又似一篇散行。中間恰用朱子棄不善便不勸意作轉捩子。每比中委曲頓折。波巒重疊。却只一氣回旋。有才情力量文字。

舉善而　程

舉善而教　一句　王奕駒

民有不期勸而自勸者。不必存使之說矣。甚矣民不能勸於舉教未行之先。安能不勸於舉教並行之日乎。舉善教不能。而勸者在是。何以使為。今夫上之於民。不獨民之心。用之於上。有所不可強也。即民之心。自用於民。亦有所不可強。惟有所以不負乎民者。而民乃有以自樂。更有所以不棄乎民者。而民乃不敢自安。雖在上者。不過因民以為鼓舞。而民之自為鼓舞者。已相深於不知之中矣。敬與忠。既不在乎使。而勸人何如。勸也者。豈非厚望斯民。欲其皆善。而無不能也哉。然欲民之皆善者其心。而不克皆善者其勢。欲民之無有不能者其理。而必有不能者

可善

其情使善而不知其為善民何樂乎有此善即使善而徒知其為善民（此一折勸字意思已道徹以後都不費力）
又何樂乎有此善上之人何可不就善者而思之使不能而不辨其不
能民何能自識其不能即使不能而竟聽其不能民亦何知自愧其不
能上之人豈可不就不能者而更思之思夫民既超乎不能而為善者
非加之以優崇不可民既遜乎善而為不能者非予之以鼓勵不可故
為之舉善不敢使一善舉而衆善有未舉致民歎善者之無用并不敢（舉教二字洗剔盡情）
使衆善舉而一善之不舉致民怨舉者之有私非善則已善必舉焉而
民有不羣趨於下者誰乎復為之教不能不忍使不能者之自安於過
務有以作其奮勵亦不忍使不能者之僅為所容必有以廣其曲成非

不能則已不能必教焉而民之猶自甘於不能者誰乎且為之舉善而（三字亦不為）
教不能於為舉兼為教之意則善固可嘉而不能亦自可造於為教深（傷體製但惜無弊然該二比之理寫出便成支激耳）
為舉之思則不能者勵而善者益將自勵無善無不能則已見善與不
能必舉且教焉而民之猶自甘於不能而不羣趨於善者誰乎是知善
不舉而民不勸也不能不教而民不勸也舉善而不教不能而民不勸
也教不能而不舉善而民不勸也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此固不期其勸
而自勸之道也不強之勸而無不勸之法也何以使為哉
亦只是善於頓跌之法使題之筋髓皆靈耳然經說頓跌村夫子便
自有一副當文法哆然鼓掌而前矣不道此間頓跌却另有意思

舉善　王

舉善而教　一句　鍾明鏡

勸有不勞而致者、予民以自有之情而已、夫善之待舉、不能之待教者、民情也、因而予之、勸有不立效者哉、且人主有厚以待天下之意、而天下不感其意之厚、而疑其法之刻者、為其于民情所係、未能深入而協其隱也、蓋民情不欲其無別、予之以有別則倫類分、而民情不安于有別、期之以無別則性情摯、夫然後上下之間、不必刑驅而勢迫也、而止感其意之厚、不見其法之刻矣、子大夫欲使民勸也、亦思乎勸何為乎、為善而無不能之謂勸也、夫民孰無善、亦孰不欲為善、然而懿修克懋者有矣、或者志有餘而力弗逮、亦不乏人、上乃曰夫夫也、善者也、舉之

行間有鬱律之氣

四語空騰妥帖

可夫夫也不能者也棄之可始也舉善而棄不能究且棄不能而並不舉善矣如是而欲民勸民勸云乎哉則甚矣民勸之難也而抑知非民勸之難也當行誼之既立不必問其始之能為善與其由不能而卒至于為善而固可以善名之有一善而天下屬望係焉而天下率迪又係焉舉之以協秉彝之好可也舉之以示風勵之權又奚不可而有如其舉善也當藏修之伊始不必慮其後之不為善與其由不善而卒至于為善而固可以不能名之有一不能而天下之怨恫切焉而天下之率迪更切焉教之以答悲憫之意可也教之以慰曲成之願又奚不可而有如其教不能也念高賢而切素絲之慕而鼓舞不施于中材賢者懷其德而不肖者未必銘其恩矣憫庸愚而抒樂育之懷而嘉與不聞于豪俊不肖者被其化而賢者未必慕其風矣有一善即有衆不能者以別之而天下之觀型在是焉而天下之感激即在是焉舉之以立造就之準可也教之以廣式化之風又奚不可而有如其舉善而教不能也則何事煩苛之術而始知遵道而遵路乎以至美之事加人人未必欣然而樂受以固有之美予人與不必以盡有之美予人而人無不歡忻歌舞者為其于性情之際得所通也我以君子待天下而天下無不樂為君子矣我不忍以小人待天下而天下皆不願為小人矣是何如化導與而尚有期待之情則何煩督責之文而始見風移而俗易乎以道

此處即重不能說大驟則中間平側又亂矣

兩股雄深無所不舉

勸字酣暢

義之名責人、未必怡然而樂從以道義之寔許人與不必即以道義之寔許人而人無不格心向化者為其于宥密之微罔所間也我以聖賢待天下而天下亦以聖賢自待矣我不敢以凡庸待天下而天下亦不願以凡庸自待矣是何如牖易與而猶煩責效之思子大夫亦反身而自考可也

浩落屈盤大有惠州風味更駕依風而斯不求免於駑駘之蹄齧吾甚壯之

舉善而棄不能便不盡勸朱子此語正為舉教並重非為教重于舉也故此意只宜在教不能一段中發或作三股則第三股發之為當此文疎處于入手忽作散提側重此意及後第二比第三比却反不相怡應未免倒亂無法矣分別觀之可也

舉善　諸

舉善而教　則勸

陳祖法

得民之情其勸也不煩使矣蓋善固待舉而不能固待教者也既有以兼盡之而民有不勸者哉夫子謂夫無不同者民之性有不同者民之質而不安于不同者民之情惟善導民者因民之宜而予以各當之施其機有不期而自動者焉子大夫欲使民勸勸豈使之所能致哉夫民必無不善也而後謂之勸顧民則何以胥善也民必無不能也而後謂之勸顧民則何以皆能也若是者非可以威劫而勢驅也非可以智籠而術誘也必也其舉善乎善者性之本然而質之特異是民之表也使於此而無以別之則苟非奇偉能無怠乎故必舉焉以明為善之可貴

（開章高老作通篇之骨脉）（有力起勢亦爽然生動）（虛射使字定擊州字）（炤應精細）（原有不因舉而勸者）（提發）

夫民之好善固其情也而況舉之者復有以樂其始而勉其終然而上之人初未嘗曰吾如是以舉爾爾亦可以慰也特自盡其旌別之道而已矣必也其教不能乎不能者質之偶異非性之本然是上之責也使於此而無以齊之則雖有榮旌能克赴乎故必教焉以明為善之無難夫民之不甘於不能亦其情也而況教之者復有以棄其舊而開其新然而上之人初未嘗曰吾如是以教爾爾亦可以勉也特自盡其整齊之道而已矣顧有以感之必有以應之也則見其各為勸焉畀章服于賢豪民既得為善之澤而日進無疆示訓行于庸士民又知為善之方而力行不倦然後知朝廷惟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乃相與鼓舞恐後耳豈必威劫而勢驅乎哉抑未嘗計之已無不酬之矣則見其相為勸焉賢者人所共仰樹之風聲不身被而亦生其慕不肖人所共矜納之軌物非待興而始服其仁然後知國家唯從民心之不言而同然者乃相與感歎欲絕耳豈必智籠而術誘乎哉蓋必變化其質而後能震動其情其情一斯其性盡矣性故善也子大夫誠舉與教之兼盡則民自勸耳而何用使為

老手行文如書畫大家晚年製作俱從極奇橫秀潤工緻中來故淺淺疎疎數筆令人翫之有不盡之意即文家所謂絢爛之極乃造平淡也讀此文數過但覺一時馳逞者救病百出穩當者庸膚不堪安

得不奉為楷模

舉善　陳

不倒飛不浮廓如名將用兵著之扼要

精明強辨朗月在天千里無翳

子夏問曰　全章　變局　杜時禧

聖賢控論詩也而相引無盡焉夫繪事之解初無殊于素絢之旨也而商頌通之禮後則其相引寧有窮哉故夫子深嘉而樂與之今夫讀古人書而不求其解于一二言非善學者也讀古人書而徒泥其辭于一二言尤非善學者也善學者即一二言而引之于無盡不泥一二言而更引之于無盡夫非偶然問答間有相為長益者乎有如倩盼之詩終有素絢之句亦豈甚疑義哉特其文有弗屬義有弗貫耳夫君子之于學也無所苟而已一言亦將以求其歸也而以觀當日之子夏則正不能以自安也于所言素而不能不致疑于絢焉于所言絢而不能不致

虛字對焰處見

妙開合一氣扎局甚大

如此方是有首二節問答真境

殊〻着筆正見精神

疑于素以為絢焉問于夫子曰倩盼之章所稱素以為絢者何謂也而
子即明之繪事矣曰詩人之取喻必有當也其言絢也殆即所為繪也
（義只如此說淡越妙）
其言素以為絢也殆即素其先有繪乃後施也甚矣詩人之取喻固有
當也繪事後素商亦可大白于詩人之旨矣而又何疑夫素絢之說也
（又是散文數衍忘其兩對）
哉然而詩言素子亦言素詩言絢子亦言繪亦豈有殊旨哉特以求通
（即用前句意味更永）
其文求白其義耳夫君子之于學也無所滯而已一言亦將以新其悟
（從一个後字得解）
也吾不知此時之子夏何遂浩然其有得也一悟所謂後而見天下之
（虛活）
後焉者不徒一繪一悟所謂繪而凡天下之所有事者莫不皆後曰禮
後乎而子則深為與之矣曰商之言詩何其有當于予心也其言詩也
不必執詩以言也其不必執詩以言也雖先王之經大小之所由若無
與于詩而無不可取以見詩之言也甚矣商之言詩有當于予心也起
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而豈必復存乎繪事之解也哉是則聖賢
（六字道盡）
偶然問答間前後若不相謀而學于此益深詩之義于此益弘矣
擘開兩大比又竟似如題挨講不衫不履若對若不對使人混忘其
為二比則并崖間掌迹化之矣○此與無諂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
論學此只論詩已截然難混彼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悟
詩又進一解故可作兩層寫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子夏方
別進一解時乎欲取屬對之工于子夏之問先作機鋒夫子之答反

作別解。如云子夏豈真有所未解于詩哉。夫子忽通之繪事矣等句。直可發笑。不知繪素。即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為字。故子夏就後字悟出禮意耳。文得正解。愈淺愈深。筆致又復疎老。不似近時假先輩啞啞口角。

子夏問　杜

、子夏問曰　全章　正局　鄭中南

論詩而不止于詩、聖賢之相與也深矣、夫素絢之疑、疑詩詞也、而明之於繪、通之于禮、善詩何必僅在詩哉、且古人之書、亦代積而多者也、而善讀者得其義而通之、雖作者之意有盡、而讀者之意無盡、至讀者之意無盡、而作者之意、亦足與相深于無盡、至理所存不可流覽篇什而起悟乎、說在子與子夏言詩是已、夫詩作于古人、不能必後之讀之者、為何如人也、而或以言傳、或以意傳、大約一詩必具一詩之解、而視乎人之自取、詩讀自後人、亦不能必前之作之者、果何如心也、而或生其疑、或生其悟、大約一詩必具全詩之理、而恃乎心之自通、今子夏之繼

（舊句真不勝燒）

（看此等語反索然收局）

（思致高遠全理學）

（徹）

倩盼而以素絢為問也若謂素吾知其為素絢吾知其為絢而素以為絢則詩人之意其將屬之于天與屬之于人俱未可知也乃夫子即繪事釋之也若謂言絢猶之乎言繪言素猶之乎言後素而繪事後素則制作之備莫不益之以人而先之以天詩意大抵如斯也而子夏乃穆然深思曠然高望而遠懷夫先王制禮之初如是其匪易也情之所至而文生焉度數不虞其假合文之所至而情備焉經曲俱本于自然則禮之為後不其然乎夫禮後之故微獨子義所備即詩義亦自備之而禮後之說微獨詩言未及即子言亦未及之乃子夏固穆然深思曠然高望而遠懷也理具子之意中悟出子之意外雖欲不與又烏得而不與哉是知詩義無窮唯吾人感觸所及可遇古人于理解亦可遇古人於旁通而相會甚深不僅在章句之末詩教無方舉古人意說所至可因疑而得信亦可因顯而得微而相悅以解不越諸論斷之間此刪定而後序詩之功不能不歸諸卜氏云

隨題之曲折為段落忽整忽散得意忘言搦定因論詩而知學靠實發揮不似袁黃詩外別傳奉禿丁頌古機緣作孔門說詩心法也

禮後句一寫悟境便入禪一着高解便入老莊禮豈為我輩設耶只此一句便是魑魅禽獸之言然其弊未嘗不從悟處過高來也依他說只成禮外禮偽非禮後矣後字是重禮之義不是薄禮此為得之

（天人二字貼為字妙即映下義而筆意重妙）（即天人二字貼後字）（看其筆意）（此處傳寫悟境）（此意講後字好不落老莊見識）（頓出末句神理迸露如鋒瀉）（水）（結有古致）

子夏問　鄧

子夏問曰巧　全　朱昇

因素絢而引伸之詩之悟遠矣夫素絢之說推之于後素廣之于禮後而旨乃益明可與言詩豈偶然哉且聖賢之于學無所苟而已一言必將求其本也故古人未詳之義相與比類之比類之而見矣因而推廣之推廣之而益見矣斯則義之不泯乎古人也昔者子夏讀倩盼之詩而疑之何疑爾疑倩盼乎疑素絢也天下皆有口有目之人而不必擅巧倩美盼之質既已有巧倩美盼之質又何事於飾倩飾盼之為而頌益之曰素以為絢豈素之不足而絢之為功耶然則天下有天質之優如巧倩美盼者而猶待于人工之粉澤有是理哉必將率天下而趨于

原無奇特淡語自親

寫子夏疑處獨見精神

隨

一反振全

添出意思反成

陣碍

爭華鬬靡之事自此一言啓之矣此世風人心之憂也不可以不辨也

夫子曰夫絢者繪事也而素者繪事所自起也人徒見夫五色之相宣者為必然之數而不知非本然之數人徒見夫至質之無文者為澹然之理而不知即粲然之理蓋有先焉者斯有後焉者夫繪事其小者也由此而推之天地鴻濛之氣不得不著為文明則結繩之為文字也椎魯之為衣裳也已足動人江河之慮人心愿樸之寔不得不顯為度數則升降揖讓之日繁也玉帛鼓鐘之日盛也豈可不深踵事之憂斯即夫子之言未嘗及乎此而子夏則不勝夫禮後之感矣夫子之言後素不過曰繪畫之事當如是也而遂通于先王制作之原則一堂之闈

明眼老手

輕筆住得不盡

快轉得石簣高處

此句發過老莊家去

觀句有點化

是悟道理如此不是感時

淡語自親

越淡越遠

發豈有既乎即詩人之言素絢亦不過因倩盼之咏偶及之也而已切夫末流文物之懼則六義之引伸不亦廣乎起予者商而可與言詩聖賢之相感者遠矣易曰白賁無咎賁之極而反于無色通斯意也即謂商可與言易亦可也

剩語

何經不可通

其用意越濃出手越淡用力越重出手越輕用筋節越老辣出手越秀嫩此是作家純熟脫化時自有此種境界強迫取之不得也○品格儘高然有過高處亦在解禮後句換入老莊見識子夏因夫子一箇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見理之精微未嘗以禮為忠信之薄也錯會此意于是牽連上兩節亦是憂世救俗之旨失之誣矣

天蓋樓偶評　上論

子夏問　朱

惟仁者能　節　陳明新

聖人不輕言好惡而必歸之仁者焉夫仁者非樂以好惡見也而能好能惡者必歸之然則好惡之不輕言也如此夫子若曰處世而難大同（好惡）（是天理上事不是後來設法）斯君子不得已之心也夫以君子不得已之心而效之為任情之用其（惟字前用喝法）流將極焉而不可止是非得其人以正之不可其人者何人也非篤于（接得緊）（婁）至性之公者其意不能無所係意有所係則未必施之而皆當非深于（反振能字不輕出惟仁者）（此意說向外矣）一體之懷者其所存已無餘所存無餘未能使天下諒之而相安夫施（人頓二句從能字出此仁者一氣緊湊）之而皆當諒之而相安斯其能足稱矣其惟仁者乎仁者篤至性之公（道理的當精妙）而已公則天下之君子小人人自獻之而我無與也一善足錄乎視為（真是）

吾心之仁一過可議乎視為吾心之不仁或好或惡蓋一往無失也若是乎施之而皆當也仁者深一體之愛而已愛則天下之受距受迎人自樂之而我可白也我或許若人乎彼曰仁者之育掖可思也我或不許若人乎彼曰仁者之曲全仍厚也為好為惡其意人皆見之也若是乎諒之而相安也且夫好惡之于人亦大矣形而為是非動而為賞罰其流如是也而其源不越一心其源未可知也異日之權與法果何如矣仁者無善乎權法之術而第厚其養心之功且好惡之能亦極難耳是非者智可能賞罰者勇可能雖其功足紀乎而其用未能盡純用之不足服也前此之知與勇果何如矣仁者無精乎知勇之才而第深其純脩之理如是以遊于世苟能淡漠相遭渾焉大同斯上治也即不然而分別倫類有所區異亦足見其不得已之心也非仁者可輕言好惡哉

唯仁者三字跌頓得醒則能好能惡方有精神然時作別有陋法如云吾于是不得不亟推惟仁者吾于是不得不深思惟仁者豈有此聖賢口氣耶此文跌頓三字之妙確有神理不是油腔好惡俱收在能字內能字又收入仁字內逐節歸源鞭心入細 陸雯若

一篇只如一股其呼應起伏廻旋之法非老于此道者不知看他每股煞住處或如海水杳冥或如斷崖崩坼皆有不盡之勢是善用

天蓋樓偶評　上論　辛卯

吞縮筆妙○能字只講當理不講人服雖人服亦繇當理然又是推一層話頭不是本義文中兩意雙行到底畢竟一親一疎

惟仁　陳

惟仁者能　節　張之翰

以無私者持世故好惡獨有用於人也蓋好惡匪虛必以實當於人者為有用夫子歸其能于仁者有以夫若謂同偕羣倫之中而區別之事以行豈至人所得已哉蓋刑賞以忠厚為至而作人以豈弟為先斯一情不流者天下享公正之福也吾是以思仁者之好惡焉好惡者人至而生者也人未至而好惡即生是造意以行權矣其于庸威靜致之間尚能相服以天乎好惡者因人而定者也好惡往而人始定是循名以失實矣其於淑慝自獻之真尚能肖物以付乎惟仁者成己之盡乃以成物愛人之至用以知人其能好人乎用好以致吾之情好亦何極而

除非木石若鹿豕便有好惡

然木之向棠石之攻玉亦有好惡在

惡粘人說當好惡自在人好惡之準仍在我

四句老確本之先民

天蓋樓偶評　上論　辛卯

從仁者好仁惡不仁自己工夫說到人身真切飽滿

仁者清心研理則亦好其仁而已矣好其仁而人之克當吾仁者必不欲其僅足吾好而止故凡天下可好之人未必皆全量之美一經揄揚而勸勵以前者更甚夫錫以車服樂以笙瑟也非仁者誰能令之勸且勵也其能惡人乎用惡以激吾之情惡亦何窮而仁者夙夜克私則亦惡夫不仁而已矣惡不仁而人之有拂吾仁者必不欲其終為吾惡而止故凡天下可惡之人未始忘並生之欲一經董戒而感悔以退者弗啻夫師保臨之父母惜之也非仁者誰能令之感且悔也迪吉逆凶天之道所以雨露雷霆俱造物曲用吾仁之處有仁者之好惡而君子懷其德小人亦諒其心風聲所樹邊肖夫上帝好生之衷斯人才所由全耳黜幽陟明王之法所以彰善癉惡俱王者借仲其愛之名有仁者之好惡而賢者無虛名不肖者無棄質考辨所至原本于聖王愛才之恩斯大道所由公耳以性發情無我見正己之盡用哲而惠羣流仰天德之脗斯仁者之好惡也

此意作推蕩是能字之量便不碍

言大而理

親即成奇闢

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裡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於理不到得當於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句句向仁字內逼拶出來則理精而用處更大

惟仁　張

惟仁者能　一節　熊伯龍

持世莫大于好惡、為之正其本焉、蓋好惡不本于仁、而天下之變日以生矣、聖人曰、此非仁者莫勝也、則曷反而治心乎、且吾人一起念間、而在上以為賞罰之原、在下以為激揚之實者、其惟好惡哉、夫發乎性情之微、而關乎人倫之大、豈非君子所宜盡心乎、而吾竊慮夫好惡之難也、無情之人、不可以任好惡、彼將以是非聽諸無窮、而已不與焉、若夫引萬物為一身、而修則若予吉、悖則若予凶、此非無所蓄積而然也、有情之人、不可以任好惡、彼將以邪正憑于有我、而道不聞焉、若夫以一身從萬物、而寧為人所安、為己所快、此非無所原本而然也、若此者、

便不看壞好惡

兩路夾出惟字要之兩路原只一路曰不仁而已故大惡人與善知

識源頭合一

其惟仁者乎仁者之異于人以其心耳好惡之不當人未必以為從違（鞭入內來婆其心）而先自失其所以為心仁者忍乎哉理得而心平心平而處順其好之必物之所然也（此所謂當理）其惡之必物之所不然也我知其有當爾仁者之異于人以其學耳好惡之偶偏人未必以為進退而先自喪其所以為學仁者忍乎哉學成而氣和氣和而祥應有所好而好者為可受也（此意又隔一層）有所惡而惡者亦為可受也我知其無偏爾（學字當從當理說）然則非篤學者果不足與於斯也古者側陋之揚（證據明白能字神通自見）壬人之難皆推本于如天好生之功而萬世猶將見其意一念之好惡必有全體之仁以居之故有仁者而天下之好惡皆靜然則非存心者果不足與于斯也古者好賢通其館餐惡惡極于投畀至動後世君子小人之心而當日不必有其權一念之仁即有一念之好惡以應之（可知不靠外面作用）故有仁者而萬世之好惡皆正嗟乎好惡之係于天下亟矣而非仁者則斷斷莫勝也學者柰何不以求仁為先哉

能字講到權用即與仁字背便講到功應上似乎能字盡頭却也是外面一截不知只在當理處便是盡頭不必更講受好惡那邊也天下頗有好惡雖為人所悅服却未必無私心而當理故不可以此論能字也朱子曰有人好惡當于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于理此說最精須知必無私心而當於理纔承當得箇能字此是裡面盡頭那一面更不消說得矣此作能字都逼入裡面來無不

老當

惟仁　能

○惟仁者能　一節　楊演

天下之好惡歸一人歸之於其心也蓋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而好人惡人則唯其仁獨能然則苟非其人固不宜輒好惡哉且天之生人同于誕物曲直從質而不能靜之使一也而人之衡人亦同于治器繩削從心而不能矯之使戾也迨夫人偕人而自為聖愚世與世而自為平反則于是擇其審情之正者而欣然折衷于其家明此者謂之智斷此者服其勇魯不知其又有道焉而明與斷亦皆不能無罪焉耳何則人之德品有萬殊矣使妍媸在前如高山之與深谿可耳謀而目治之也即無論智難愚可矣乃一以智立其號一又以智文其身孰不相

遁于論定之外且人之趣舍亦不同矣使賢奸在側如嘉禾之與莠草可手將而力區之也即無論勇難怯可矣乃一以勇行其權一又以勇濟其巧孰不相蒙于龐雜之中故好人惡人非智者不明非勇者不斷也由斯言之則明不在智斷又不在勇也（室中一折又不放出）今有人於此而命之曰某也良士則強者必悅于言弱者必悅于色矣悅則情動動則將迎之術生非甚無私其能巖巖以謝之乎且即謝之矣其所命者果足以為良士矣而意所不樂雖鼓之以瑟簧不歡胡以四馬畀而三飲享也則能好人者難今有人于此而命之曰某非良士則強者必怒于言弱者必怒于色矣怒則計變變則規避之法深非甚盛德其能坦坦以遠之乎且即遠之矣其所命者果不足以為士矣而私從中來雖斷之以芒刃不絕胡以有北驅而豺虎投也則能惡人者難然而無難也明察不能歸之神武神武不能歸之愷悌蓋愷悌之人有不忍失一士之心有不忍絕一物之懼不忍失一士故集芳而芳之隱于穢者亦集不忍絕一物故垢去而垢之終于潔者勿去無不集斯為能集有勿去斯為能去也澄辨不能望之剸割剸割不能望之大公蓋大公之至有不輕假色笑之力有不輕移怨毒之意不輕假色笑故大賢有時落穆而難合不輕移怨毒故大憝有時迂迴而後誅合之難斯為能合誅之後斯為能誅也由斯言之則明信不在智斷信不在勇也曰惟仁者也（方倒熬出難字橫絕）（雖悍無敎）

能必兼智勇而後足未有不智不勇而能好人惡人者故智勇即仁之分體然仁可以兼智勇而單論智勇則不必仁不必仁則智勇亦失其為智勇矣直用智勇洗發能字即用智勇剝出惟字一種離鷙之氣絕不顧俗眼側白真萬夫之槩

惟仁　楊

惟仁者能　節

張標

辨好惡所從出而偽托者退矣蓋人能附於好惡必不能自附於仁仁者能好惡天下無好惡也澄源之道也今于羣倫當前泯然相值而不以動吾念焉此其人其于萬物豈有所惜哉澹漠者殘刻之漸故凡可（老民之道德必為申韓）（佛民之平等必滅絕倫理其義如是其原只是一箇自私自利便只）否不置好醜不辨之人其居心之際吾甚疑之若夫對物忽而歡愛不（是一箇不仁）忘忽而憤恨不已事雖二致其相關之處皆緣不忍之意而生由斯以（可知好惡原便是仁只是私心誤用多耳）言仁之見端洵莫若好惡矣今有人焉于君子也嫉之則若仇於小人也昵之則如媾人曰其于公論奚當哉其于人心奚服哉吾謂此則其（人裡去別有異境）（從外邊折）後焉者也自吾身不祥之事耳抑有人焉親之若媾者必君子嫉之若

佻者必小人〻曰庶幾出之者無媿哉庶幾當之者無憾哉吾謂此又其末焉者也自吾身大生之氣耳天下盡好人惡人之人也天下盡非能好人惡人之人也惟仁者一人而已共處倫類之中既不能塊然而謝之矣乃衆質盈前奈何遂有倒行之事豈誠有激使然哉召謟召讒萬物得而亂我者端有其故苟一日者私欲偶淨情繫兩忘賢否當之立剖矣若此者不可謂非一日之仁也若其人而日復如是也豈不更優如也同在一體之內亦既不能有觸而置之矣稱物之用奈何遂有不平之時豈誠辟拗自居哉毗陽毗陰七情得而浮出者斷有其原苟一念也毀譽不策成見不軌妍媸投之莫遁矣若此者不可謂非一念之仁也若其人而念永若茲也寧不更暢如也是以人可好則好之雖為天下所曹惡而亦好之人可惡則惡之雖為天下所曹好而亦惡之其能衡似智能斷似勇而天理之極至寔為智勇之從生所以絕意塘思而物咸受裁也外此執成論以賞罰人與率胸臆以威福人揔謂之無忌憚可耳人不能好我好之雖為己湮之行而亦好之人不能惡我惡之雖為未著之跡而亦惡之其陰用近權不測近術而發念之大公又為權術之從化所以屏私窒慾而物無匿質也外此樂長厚而恥言人過與喜綜核而難與為善揔求其有定論少耳仁人抱此能于己彰則有其事傳則有其書化工相肖祇以自適其性情也義例謹嚴寔以

獨有其千古也。苟非其人。日取人而好惡之。人亦取所好惡而好惡之。先不能超然于評論之地矣。故曰。惟仁者能。志慎也。好惡可托。仁不可托也。

好惡本自仁出。故惟仁者能完得好惡之理。人都說君子不得已而有好惡。先將好惡看壞。似好惡原碍仁。仁者別就上面有箇斡旋作用。此都正是二氏差之毫釐。斷絕天理處。人生隨地一啼笑。以至老死。無非好惡。只自私欲攙和。多失其當好當惡之理。惟仁者無私心而當理。則所好惡渾然是仁。原未嘗于好惡上別有作用也。纔着作用。便是不仁。總為看得好惡是後來外鑠。可以憑心倒置。不道此有箇天理在。不得從心說起也。於此洞然無疑。直書所見。玆無遮攔隔閡。遂成極奇絕快。極不可方物之文。

惟仁者

惟仁者能　一節　宋德宏

端好惡之原。專其能於仁者焉。夫盡人而知好惡人也。不可謂能。能之惟仁者乎。所貴端其原也。曰。使天下之人。皆能去私去蔽。坦然相遇于神明之內。則好惡可以無作矣。我亦何必高一仁者之名于天下。無如私蔽不去于心。遂令好惡不公于世。遂專以能望之仁者。欲觀仁者于好惡之際。先觀仁者未有好惡之時。蓋其始淡然無心。斷不立一見于吾心。故能無所不見于天下。又當求仁者既行好惡之後。蓋其繼沛然有餘力矣。未嘗枉吾道以從天下。豈其因天下以散吾力。是故見一人而以為可好焉。必其同乎我者也。必其同乎我之仁。而我之好為可樂。

清○識○人○勝○

二○比○沉○着○痛○快○跌○宕○圓○滿○意○境○與○机○理○相○奔○湊○已○盡○題○之○能○事○

而我果仁焉否也我返之于心而果仁矣察其人而果仁矣兩仁相遇而歡忻鼓舞之情一如飢渴之于飲食焉夫孰得而奪之則亦可謂之能好矣見一人而以為可惡焉必其異乎我者也必其異乎我之仁而我之惡為可安而我果無不仁焉否也我返之于心而無不仁矣察其人而果不仁矣仁與不仁相遇而咨嗟感憤之情一若吾身之有疾痛焉必去之而後快則亦可謂之能惡矣或疑仁者無好惡之權則譽人而我無好爵刺人而我無刑書而不然也荀仁望洽于人倫自能使譽甚于爵刺甚于刑各出其明發之和怵惕于仁者微言之下或疑好惡無並存之事則一夫之戕傷仁者之心一夫之奉酌仁者之量而不然也荀仁化徧于嘉師自能使五宅變為五章武衛化為文教直形人風動之休淡忘于仁者生殺之中是以匹夫有志作春秋以正人心天子秉鈞期刑措以成大化好惡之極規也

文之貴賤分于骨氣不可于形模求也近人輒以夸大之語重滯之調粗俗之論充之此乞兒贊富貴非當身富貴者也骨氣之賤至此為極看此文止是本色風流自然高朗秀逸是為真貴然則骨氣賤者何以救之也無他法只是多讀古不急求必得之道如此則心正心正則氣骨亦轉矣

惟仁　宋

好仁者無其身　程文

聖人深思成德之士其好惡一於仁而已夫人心止有一仁好惡其見端者也無尚不使加此利仁之事豈易覩耶且天下皆有為仁之理而吾獨企懷一人以為不可及豈其性情有獨異與非也仁所必然與其所不必然者各予以甚全之數而無所事刻勵之形斯性伸情摯天下于以深觀其好惡焉何則有仁不必有好惡此從其最初而論者也有好惡然後見仁不仁此從其應念而感者也共是一仁如吾所謂未見好仁非猶夫人之好也吾所謂好者有主之衷得于天分者既優而又益以養焉處衆理之中而不能自擇佚于人者易定佚于天者難知也

（渾合）（不易）（認作自然之誤）（雖聖人無無好惡之理只好惡不必言耳）（亦不的）（總立一刃好）（兼資稟學力說是）

德為善長行為世表事為福本（此句切利仁）誤信而率循之怡懌為懷未嘗有矯制之勢（然）而以吾度之則以為其好仁如是也必如是而後為好也哉吾所謂未見惡不仁非猶夫人之惡也吾所謂惡者無妄之體托於懿秉者既深而又加以學焉處衆穢之中而不能自全去不正以求正者易移守一正絕無不正者難撼也禮以坊德命以坊欲刑以坊淫灼知而警厲之潔清自治未嘗有絕物之心而以吾度之則以為其惡不仁如是也必如是而後為惡也哉（好惡兩種自有分却分配天人不得）理之足于天者平施稱物而當其至則峻極通神明也有以損之而失其初有以益之而亦失其初何必言好好惡如何分功却理一仁之自為研悅而已功之進乎人者訖情屏欲而極其純則官器皆天性也有以心之而得其身有以身之而亦得其心何必言惡惡一仁之自為鎮靜而已噫此成德之士不易見者也後有從事于仁者何不于好惡加之意耶

余作沖融細潤一經更定別成簡淨有秋山木脫之致然惜其氣骨清而理脉疎如既知為利仁之事矣却又溷入自然語提比刪余作之重而煉四語高矣而下語不如余之確後比余之天人即此中比資學兼說意也今改分貼好惡却不合雖不可謂之點金成鐵然亦未免舍其寶藏而淘取查礦之病矣

好仁　程文

好仁者無其身　正寄　余恂

深其功於仁、故好惡皆非外求也、夫全乎仁而遠乎不仁、乃可以為好惡、我懷其人、豈徒負好惡之名者乎、且天下皆有為仁之理、而吾獨企懷一人以為不可得、此其性情有異乎人者矣、然而無異也、仁所同全、不予仁以不全之數、仁所務絕、不予仁以未絕之幾、夫亦自謹其性情而天下遂以深觀其好惡焉、何則、有仁而後有好惡、好惡者、仁之著焉者也、仁微而不可見、以好惡見之、苟使天下無仁、則亦無咏陶憂患之事、有好惡而後見仁、不仁〻不仁者、好惡之別焉者也、好惡虛而無所寄、人以仁不仁寄之、苟使一身無好惡、則亦無制私坊欲之權、故吾所

是分解上未見語氣落脉最親以下只一氣說去

一句全提

之理明而出乎焉

謂未見好仁殆非猶夫人之好也今有聞仁之名而不相慨慕者乎乃萬變之來而不能自勝誘于外者其誘易知役于內者其役難知也嚴以持之而見仁之獨復則天下之私詘矣澹以居之而見仁之嘗安則天下之理亦詘矣彼怡懌為懷未嘗有矯制之勢而以吾度之則以為其好仁如是也然必如是而後為好也哉抑吾所謂未見惡不仁亦非猶夫人之惡也今有聞不仁之名而不相痛疾者乎乃非幾之貢而不知所絕以猝而乘者其乘有盡以漸而入者其入無方也一事之不仁罔敢自恕則繼此不復我累矣一息之不仁罔敢自斁則過此不復我虞矣彼潔清自治未嘗有絕物之心而以吾度之則以為其惡不仁如是也然必如是而後為惡也哉理之足乎天者外有以損之而失其初外有以益之而更失其初惟好以徵康色之同而惡以慎慆淫之即斯盡乎仁以至乎無不仁而用心可見其獨至功之進乎人者其始有嚴苦之修其終乃有安敦之樂故好之久而返于夷愉惡之久而忘其增釋斯不必厪一不仁以儆其仁而貞志遂底于有成吾安得而覯其人哉

此言成德之事聖人之徒也語語自然方與下節用力不同他人闡發如何黽勉奚啻莛楹耶 原評

原評甚不的朱子謂此只是利仁事非聖人之徒也下文用力亦不

是好惡外別有甚工夫但此為已成好惡之德者耳非好惡為自然下用力為勉然也解題既誤故其改作甚不佳而或反以為高簡勝余殊不然也○餘選議其落題入好惡太突來脉未清此亦不然上二句說未見此等二人此又從而註解二等之事小講起數句即領此意直入則來脉已清矣落題竟接好惡說去文勢一氣洞達不可謂之突也故論文當相意理氣脉不當拘泥格式拘格式則此處當點上文矣見不點便以為闕典不知其小講早點了也或疑小講不是點上文處曰此論亦坐看煞了時俗格式小講點上文直起此法最古後來用虛籠數語為小講而後入題此為近古法若小講說完全題而入題又從新說起乃時下俗法也反執俗法以譏古法不亦謬乎若小講單冒本題不承上文還可點清茲小講承矣落題又承不但逐節畫斷無此文氣所謂頭上安頭并無此格式則又以亂竄無法之法譏最古有法之法不更謬乎○華斷評云成德之士天質人工俱有故末以天人合說然不如程文以好惡分屬天人蓋渾厚者近乎天強毅者近乎人旨各有當也餘選駁之云渾厚者豈無人工強毅者豈無天資程分終不如元合之確按兩評餘選是也然餘選謂作兩人看亦得作一人看亦得則不然作一人則安得更有渾厚強毅天資之分耶○理境清瑩文氣高貴夷猶淡折有骨有神廿

餘年來浙文無與抗者

好仁　余三

好仁者無　其身　陳祖法

破○承○擅○塲○弘○治○墨○弁○程○尚○不○及○也○有○分○曉○下○用○力○意○亦○見○

實指成德之為仁好惡一誠而已夫好惡皆所以為仁而非成德者未易有其好惡之誠也無尚不加斯無不盡之量哉今夫仁之難成久矣

是○截○去○上○二○句○是○重○覆○上○二○句○是○未○見○落○脉○

然未覩者其人也而理未始不存于天下未慰者吾遇也而事未嘗不著于意中則雖絕德難幾而其性情之誠有可以寤告也好仁惡不仁

喝○句○醒○極○

我未之見則以世未明好惡之實也共處于寂然之中忽而有其可親

蕩起下二

忽而有其可拂好惡由仁而生也而浮致其情與誤施其情皆從仁之

節即扣住本節

原而見岐則其原固有不岐者矣紛出于往來之境親而忽踈間之拂而忽覆匿之仁不仁由好惡而辨也而中移其意與背馳其意皆從好

惡之極而見詘則其極固有不詘者矣吾思夫好仁者有神明之事更有神明首出之事始歎甚絕久而視為大常此中之層折誠難予以所止也好仁者則真知境之所止矣天德既尊人事不足生其嗜元善既長物感不足移其情舉天地之大止有一仁而已非昭質之純粹其何為怡悅以解也無以尚之好仁者如是也吾因思惡不仁者有克治之事即有克治難盡之事偶遇甚嚴久而漸成比暱此中之依似誠難予以必絕也惡不仁者則真知幾之必絕矣禮期于後在已無未克之端誠期于存在邪無未閑之隱立我躬之坊止有一仁無不仁而已非性成之剛毅其何以纖微無憾也不使加身惡不仁以為仁者如是也然

（炤註有眼）（無以尚誰有此真確）（下語斟酌看对比自見其妙）（道子圓光法）（便有為仁在內）（安頓為仁絕不費手）

則其人之于仁殆極能好能惡之至也理欲之介殊途而引之混淆甚易惟致功有獨摯之區則凡托吾仁與累吾仁者絕質殊形俱有難援之勢故好惡之相去正自無多而各正之分非後起之所得損益已則已極無好無惡之至也愛憎之本同情而出之篤摯甚難唯寄念在性生之始則凡深吾仁與去吾不仁者鼓歌獨往一無憑藉之私故好惡之從事正復無窮而體備之全非虛妄之所得間沮已故論性之成則好豈無屏抑之懷惡豈無秉彝之慕而正以偏重者致志氣之精較資之異則惡或殊好之渾厚好或遜惡之堅貞而揔以成功者微造詣之合成德之事如此

（微言）（炤成德即截起下文）（炤下二節）（結意透關深得紫陽之意）

註中成德是指兩種現成人說朱子云只是利仁事則非安仁可知同是利仁而有好惡之分所謂資性生成亦非生知性之〻謂也人誤看成德竟說做安仁性生一流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矣無以尚不使加正有為仁工夫在即下文用力處但此指已成之德言耳惟此得題之真解○承未見入手能截去上句又不用虛描閑話安頓為仁不用幹補痕迹講好惡切貼資性即能炤攝下文種〻精密文之幽微刻折令人百思不窮

好仁　陳

好仁者無其身　王聘

思仁者而不易得疏言之以寄其望焉夫好惡非有異也而寔以成仁無尚莫加寧遂不可得乎吾思之吾烏乎忘之今夫精良之美降錫自天顧何以澹然至足之中有以相深而各得益令人低徊弗能已也好仁惡不仁詎真不可見哉理處乎虛而不能生其定力天下所以多難幾之功道居其寔而不致搖其內心吾儒所以有因心之獲夫好仁者（引脉清遥）（便脫凡近）雖無其人也而其人何如也宅其至尊（無以尚說得切寔）而萬物皆其卑矣守其至純而羣理皆其雜矣性情之慕將紛靡者之莫或踰歟不然而苟有所尚則亦無所不尚也精微可致而形者器之餘矣澹泊可泯而智者事之餘

矣天良之貺將馳騖者之莫或加歟夫然而洵無所尚則究亦無所尚也然則今天下而遂無仁者哉天下而有仁者則必有所好有所好則必有所為故好仁者近乎仁之事而惡不仁者亦所以為仁之事去智去故聚諸心而生其強勉無歆無羨返諸事而有其安行寧猶有所堅忍者歟吾未知其加身者仁也否也而覺夫欲之盡者見理而不見欲豈與欲爭成毀焉則為之者專己抑寧有所強制者歟吾亦未知其身之不加者不仁也否也而覺夫心之靜者見心而不見物寧與物絜去就焉則為之者峻己不仁莫加而仁藉以致誰寔使之若是雖然天下而遂無仁者哉吾恩之吾烏乎忘之

一宕作波折

出惡兩邊各見分境

單為此句立局

從好轉

不仁非固有故曰加仁不可以加言故反說不得

結法為仁

仍以

宕收如江上峰青

兩對多漏為仁句要不漏又于上段中強生枝節其病皆出于對仗上下各發則不犯此病此折腰格之所必有也此於折渡處分外出色為仁句精神更透清姿逸致要不得於凡近中遇之

好仁

好仁者無其身　胡文學

擬仁而得其心重思之而知其至也夫真知為仁其好惡必有誠然者（透頂之言深會註意）此無尚不加我擬其心如挹其人爾且天下之理極其心之所至而萬物胥靜斯吾儒之性常尊於天下也顧理得其無欺而心由於獨見非（扼定真知二字）有強至之功者不能馴致其域我是以念之不置也我之未見好仁惡不仁也非以好惡之有真知哉自知有仁而好至自知有不仁而惡生（題前提出知字題內貼出誠字滴水滴深）夫亦審於其質而名之也而質之至者在靜能安亦在動能制必誠于（好惡就資性分出）好而仁篤必誠于惡而仁清夫又依於其量而斷之也而量之全者不（到無尚不加纔是盡）損一理亦不增一情吾於是重思夫好仁者而知其好無餘尚也重思

夫惡不仁者而知其惡有耑為也仁所自給之數止有此理而理不可兩用曾好仁者而以此二吾心乎以今情為不可居而縕歌見性今情不足榮矣以古歡為不可永而淡冥見天古歡亦具忘矣斯不必實有其為之之迹人第見為寤寐也而不知其幾經勤敏而後至矣仁自有身之後并無異量而量不可以殊摻曾惡不仁者而以此恕吾為乎勿以私而授心而潔清自治心亦無可受矣勿以益而濫損而毖劼是持損亦不我虞矣斯未嘗獨謝其為之之名人方以為強厲也而不知其幾經砥礪而後至矣若是者其自然之德歟其不盡自然之德欤仁者以為第言其自然懼其一以數吾好一以弛吾惡也夫無所好而為仁無所惡而不為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若之何而謂有姑待也哉若是者其勉然之德歟其孰不為勉然之德歟仁者以為第言其勉然慮夫好不至不底于極惡不至不協於極也夫有所好而已全于天事有所惡而已深于人事者亦天下盡人可勉矣若之何而謂非所幾也哉是所望于用力者

何謂利仁之事為好為惡必由分別分別好惡處便是智者事故曰利仁好至無以尚惡至不使加即大學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意之誠也然必知至而後意誠故註中各下真知二字他文推好惡之原於仁不知好惡之原于智此文入手即提知字轉出誠字所見極高

極實極細利仁看得真則成德自不混入生安去成德說得着實則下文用力亦自關通矣

好仁　胡

好仁者無　其身　變局　范敬生

好惡有實致之功、揔無歉於為仁之量而已、蓋處乎仁不仁之介而好惡、夫人而見之也、極乎有仁無不仁之盡為好惡、豈夫人而見之哉、此夫子重有思其人也、嘗謂人有性而仁載焉、此可恃而不可恃者也、人有情而好惡起焉、此不可任而可任者也、何也、內美在衷、外即有不美者以奪之、此非性之所能禁也、故人或恃焉、而仁隱矣、好惡亦隱、抑內美在衷、我即有護美者以保之、此惟情之所能勝也、故人克任焉、而好惡見矣、仁亦見、今天下安有遇仁不好、遇不仁不惡者哉、而槩曰未見、即何以服天下乎、不知世之所為好、天機所動、人事或移之、內嗜所投、

（得此一振全神飛動）（題前翻訣得醒）

（着意便在下節）

外慕或遷之是猶與仁為二也二則好之未來尚者將在前好之既往
尚者將在後若此而曰好仁是誣好也夫好仁者而然乎即世之所為
惡物構既攖乃拒厥累天道既拂始憎其傷是固與不仁為敵也敵之
而勝加者已在意敵之而不勝加者更在躬若此而曰惡不仁是誣惡
也夫惡不仁者而然乎吾則謂好者必盡仁之量惡者亦必極仁之功
而當其無以尚則好稱當其不使加則惡稱耳蓋仁為自具之懿而不
極篤摯之懷奉之則仁亦不為我獲矣惟好則初與之相慕進與之相
求〻故懿之所積日引而愈升有如斯也顧人而不好仁也人誠好仁
者未有不剴切如此者也不仁為外乘之慝而不本剛大之德消之則
不仁又恒相伺矣唯惡者不與不仁為拒惟與至仁為守〻故慝之漸
遠不驅而自避有如斯也顧人而不惡不仁也人誠惡不仁者未有不
決絕如此者也然則遇仁不仁而後見好惡者何淺也天懷中發夫固
有合運而自深者人知之乎分好惡以禦仁不仁者何泛也至性相將
夫固有同流而共勵者人知之乎

世間人未有惡仁好不仁者則好仁惡不仁亦是嘗有如何便說箇
未見只是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惡半好半不好半惡半不惡
到底不曾為仁便算不得好惡故夫子曰我所謂未見者乃必須如
此方纔算得看接口即複下箇好仁者惡不仁者意思可見將此兩

句重聲讀斷。便悟此文用意處。都在言外得其神理。○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即大學傳云。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故曰成德之事。〻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是實用力工夫。看朱子于誠意傳註云。知為善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〻惡臭好〻色。只是用力之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即是下節用力。所分者在盡不盡耳。

好仁　范

好仁者無　其身　俞灝

情深於仁者。兩形其好惡之誠焉。（老確）蓋心一於仁。其好惡未有不誠者。一為形之。如或見之矣。今夫人之用情。可使人得而見者。必其自見之有素也。（好惡脫却仁字不得）（自見意無着）情無欺理。而心之載理者專。亦理不欺情。而心之用情者摯。則一言其增美釋回之意。有未見其人而如見其心。既見其心而亦如見其人者。（是未見轉下語通篇在見字摹神）我之未見好仁惡不仁。非以好惡之難于誠哉。人之一心。天下是非之數。所入而衡焉者也。（推深一着似是而非）性養於靜。則日好惡而無好惡者。皇極之所以懋於中。亦天下邪正之辨。所出而別焉者也。情復於初。則無好惡而有好惡者。物感之所以貞於一。則吾且思夫好仁者。夫好仁。則其為仁（詞亦不切）（為對比）

自不必言矣能專其所嗜身以內有獨美之源能澹其所求性以外皆可輕之物蓋以仁原處于莫尚之尊故好仁者亦莫得而尚之吾誠未見好之如是其篤也而言念好之如是其篤也則已若見之吾又思夫惡不仁者夫惡不仁則其為仁亦從可斷矣無以欲亂理物所感有必黜之紛無以私亂公欲所形有必清之累蓋以不仁原挾夫易加之勢惟惡不仁者自不使其加之吾誠未見惡之如是其摯也而言念惡之如是其摯也則又若見之見之而併其所好所惡之源皆見之矣心惟有美故美至而自親念本無私故私來而恒絕立一仁以為主而好固為好惡亦為好者無非其章志貞教之懷見之而併其無好無惡之初亦見之矣德本足欣故德來而無拒慝惟若浼故慝至而必屏審於仁以為趨而好以成惡惡以成好者更著其閑邪存誠之學懋一心之彰瘁有理必貞端萬物之從違無情不喻此好惡之至誠者哉

既云未見矣即接口云云可知夫子心目間自有箇模樣在筆筆從見字襯出未見神情是不犯上句是不脫上句題內題外皆十分生動○此好惡字粘定在仁不仁上拆開單講不得原是說為仁不是論好惡也且此好惡亦只在資稟德性上分看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也今輒云有好惡無好惡好惡之源推深一步以取仁字不知好惡二字已落空看錯也○所好所惡之源猶是推深到仁字至云無

好無惡之初則更欲推深到仁字上邊去此尤不可若謂本體渾然時聖人也只說箇未發不曾說有無喜怒哀樂處纔說箇無便墮外道不可不辨

好仁　俞

好仁者無其身

徐鑛

合好惡以考為仁之心其致殊而詣一矣蓋好在仁即惡在不仁故好者無以尚即所惡者不使加也並考之而為仁之量已盡且君子將有盡性之學則即其出於情者皆可以驗性焉故天全之懿名理既於悅心而敦勉之資祛私亦本乎嚴氣雖其神志之取舍各有攸歸要其處心積慮以成於仁皆不留餘量者耳（勘合只在為仁二字）好仁惡不仁者而如可覿也則其心可考也求道從容志純者勝焉而毖志閑邪仁者不無忍力則可分著而出其功天良淡漠冲悅者深焉而律躬罔忒仁者亦有敬心則即可相觀而達其詣（虛籠即取側勢）（語見筋骨）今夫好仁者未有不惡不仁而其情獨見於好則必

大此好焉矣淑氣方優象表可尚而不可衰也性命之托既深則義類皆淺雖有嘉旨不以移吾情矣湛志無已神明可尚而不可見也天人之契獨先則名物皆後雖有高深不足易其懷矣好仁如是誠無以尚哉然吾觀於古之為仁者矣大師致戒勿蹈十年之迷克己為期乃有七日之後則夫惡不仁者誠好仁之始事而當其惡不仁則與好仁有間也即其成此惡焉者詣有獨至也則所謂惡不仁者又從可考焉夫遇慝而知惕不返諸身無益也齋居祓濯要有自治之嚴修省而怵之斯力而除之矣仁道所以不專任天之說見過而思復雖治其身已悔也勤格自矢要有先幾之節制回之無可釋即美之無可增矣仁學所以不滋悔過之端然則好惡雖殊就非所以為仁也哉其在仁心之冲澹則匡居陶咏樂我天真而猶不忌乾惕以自貞其恒懃斯嚴於廸逆者深其在仁意之精勤則厲志糾虔嚴我夙夜而始克臻泮渙以自安其視履斯大其幾康者至好仁惡不仁庶幾旦暮遇之耳

與王作同一側局同于為仁句得意而王于側中見開此于側中見互分合之間各有妙理一以蕭散勝一以精練勝亦各從所見擅場

好仁　徐

子曰君子　節

君子不以有心應天下、其揆之義者深矣、蓋適莫非無濟於天下、而不衷之于義、則其用猶未善也、孰若君子比義而為天下所重賴哉、且夫吾人處世、必有虛以居一心之用、有精以應天下之幾、則心不累於理者、斯事不為心累、後可與天下相始終矣、若夫恃己以求勝與淡懷以明高、俱于天下增一意焉、此非天下之事不易為抑吾人研理之心有未至也、吾是以重思夫君子、君子者固以吾學治天下而不以己與焉者也、故置君子於天下、天下必有以賴君子、藏天下于君子、君子必有以全天下、則其于天下也何如哉、中無成見、則事

何用斡旋　張寅

全理筆力頓宕絕有神韻

兩路夫出

時參

己酉

至而游移者必多毅然以任之吾非不高其識也然而適不可也于內有所執者于外必有所擾君子視天下事為何如而顧若是之徑行也乎則無適也外多遷流則事至而紛馳者必甚凝然以鎮之吾非不矜其守也然而莫不可也于中多所制者于行必鮮所通君子視天下事為何如而顧若是之固執也乎則無莫也若是者靜以持天下之役而非以養安勇以赴天下之功而非以震物績高當世而非有爭先處勝之名守道終身而非有深機堅忍之智無適無莫夫豈于天下相推移而于一己無定識哉蓋其所以歷常變而不移善經權而各得者亦惟義之與比而已義在天下一事即有一義之衡則忘物而併忘我者天下知吾心之虛用正而必用中者天下知吾學之大義在君子萬事止此一義之正則我無逐物之勞固寂處而自得其安事有順應之宜淮紛乘而仍處其靜是則義之在一己者精而義之關天下者大也君子之無適莫者其功猶顯而君子之以義化適莫者其功更深也此天下所以重賴君子哉

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于佛老之猖狂此本天本心之分也

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無適莫下自當作一波折接落而近說好言直截謂不用過文為妙吾所不解無它猶是中新建之毒也吾所去取在此

子曰君　張

子曰君子　一節

以君子立應事之極、深原之而得其咸宜者焉、蓋遼莫未始非義、而有遼莫之心、則不可為義也、非君子亦曷能與天下以咸宜也哉、夫子為援以立極也、曰、夫人而不得乎制事之原、則有心與無心俱無當於肆應之宜者也、惟無所執以歷天下之求、有所守以謀一心之理、斯其人肆應之心、有令我深維焉而衆著者矣、吾何能不思君子之於天下也、其所以應天下者、在君子、不在天下、而天下究不敢議君子為過違乎天下之君子、則何也、其所以應天下者、又在天下、不在君子、而天下復不敢議君子為過狥乎天下之君子、則何也、意者

不是　徐鳳喈

一句劈破兩邊

其有所必為而至于遼乎而君子無之意者其有所必不為而至于莫乎而君子無之夫天下事有可為者焉有可為而天下諉為不必為而君子獨毅然為之抑天下事有不可為者焉有不可為而天下任其為之而君子獨毅然而不為若是乎有必為者君子也有必不為者君子也君子豈漫然無所主漠然無所持乃其於天下也何求之遼而遼無求之莫而莫又無也蓋有義焉義存乎可為君子亦與為因應焉已矣而非意為必為也則極蕃變之無方不外一心之獨是而功能悉協乎自然義存乎不可為君子亦與為慎持焉已矣而非意為必不為也則極操循之必力不外一理之無違而經權胥歸于各當蓋其未與天下相見之日而義以精焉既與天下相應之時而義以審焉義之與比君子之不至過違乎天下過狥乎天下者恃有此也而何遼莫之有

其無遼莫正為義之與比惟其比義故無遼莫此兩路原只一路也然失却一邊則所謂一路亦不的此文從無遼莫中一氣旋折而下而兩邊分合處皆畫最是英快

子曰君子　徐

子曰君子　一節　陳之遴

君子應世之道、一於義而已矣、夫義與邊莫不兩立者也。觀其所無、與其所比、以應世何難乎、子謂心可信而不可信也。理不可恃而可恃也。君子內治其心與理、使之中正而無偏浹洽而無間、其精義之學有甚深焉者、迨出以接乎天下而已、屬應迹矣。雖然、應之而當、非一事一物而已也。應之而不當、亦非一事一物而已也。以君子而持論行事、天下之學術係焉、天下之人心係焉、天下之治法係焉、有所適不可也。是胥天下於專恣之途也。有所莫不可也。是率天下以堅愎之行也。然而君子皆無是無是者何也。義無是也。天下之人之衆

（皇然而來正得理要）（無字比字皆見）（題前得把柄便高出一層）（一句分賓主快甚）

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已不勝其紛矣敢復以吾意是非之乎
揆之於義而至是無非者出焉公之所以明也天下之事之多也此
有所可否彼有所可否已不勝其擾矣尚容以己見可否之乎衡之
以義而當可當否者定焉靜之所以正也是故有服其達權之妙者
而不盡然也君子之學念念守經猶懼浸淫於世故而況先存一權
之見乎夫惟以方外者端其原而後以時宜者善其用則與之出王
與之將衍無邊而不與義俱已抑有見為通變之用者而亦不盡然
也君子之學事事有常猶虞遷易於物感而況輕發一變之端乎夫
惟弗民固有所不為干祿亦有所不事則與相順逆與相始終無時

而或與義離已蓋本乎素所蓄積非臨事而勉強相從不與世為推
移故有主而偏私惡紀天下之學術有真而無偽天下之人心有正
而無邪天下之治法有純而無雜皆君子之義為之豈遺莫之私心
淺見所得而參於其間也哉

義是極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義之與比猶
云惟義是從耳高其說者要將比字說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
迹却正與聖人之旨悖矣蠻之言之力破邪說是有本領文字

子曰君子　陳

子曰君子　一節　王庭

以天下勝其私、信於義而無他也、夫適莫者、害義之私也、君子去此、以明大義於天下、豈有他哉、且以一身任天下事者、成敗利鈍之見、不可置于胸中、苟外惑於事變之難知、內迫於機心之易動、然疑作趨舍殊、往來憧憧而無斷、然于是非之準、雖有幸成君子不道焉、夫天下之人衆多、所以貴君子者、惟其能析疑斷私、明理定志也、福澤一身、榮理萬物、天下頌其功、其功也、必粹然出于道誼、而絕遠乎一才一智之為、致命一時、遂志千載、而天下欽其節、其節也、必昭然出于正大、而匪語於小忠小信之許、蓋其於天下兩端之形、謝焉矣、理

（于天下三字、粗看）（無義則內外皆病、如是如是）（模稜混帳、穩是沒是、非耳）（義与適莫兩面都出）（此此適莫對看）

（此句便有義在）之明〻如此也一念以為利而趨之又一念以為害而違之逝將適焉或否則莫焉意慮多斯觀望起觀望起斯回惑成君子無是也夫（又提一句下句直吸）理之明〻如此也東西徬徨胡為乎其於天下中變之謀絕焉矣事（此比意莫中看）之明〻如此也一時以為可而從之又一時以為否而去之逝將適焉或更為莫焉計較煩斯塗徑雜塗徑雜斯反覆形君子無是也夫事之明〻如此也先後回易何為乎嗚呼世之所為有適又有莫者（從適莫折落義字不徑）（不離）以其有岐路之可見也君子亦惟定於一焉已矣至一莫如義古之（道得）（閒闢）人所謂創即今之人所謂常聖之人所謂權即賢之人所謂經是故臣之事君無異道子之事父無異道也義何逃於天地之間而不與（此字自合）之為供哉且世之所為此適而彼莫者以其有獨智之可營也君子亦惟著于共焉已矣至共莫如義生之而不謂惠即殺之而不謂怨舉之而不謂親即廢之而不謂仇是故夜之所念可語人日之所為可告天也義何間於行習之內而得不與之為附哉義之與比其知有義在而比之學之事也其并不知有義而比之性之近也以身殉乎義故伸正不伸邪而無畏於艱難以義生其心故從治不從亂而不欺於曲折君子之於天下斷〻如也

天下只有一義適莫者無見於義而憑心造理自以為是者也直作四比一反一正寫成一片是何等力量

子曰君子　王

君子之於　一節　俞之琰

君子不以私應天下、而著精義之用焉、夫天下之事、非一人所得而私也、君子之無適無莫、非審於義者精乎、且夫人之制事視為天下之事而聽之與夫視為一己之事而私之其人皆無當於天下之數者也、蓋天下雖不貴依違之士、而一人不必矜獨斷之名、惟審情為天下之所共安、而考理為一己之所不失、斯君子之制事貴焉耳、今夫君子者、天下待治之人、而天下者、君子見功之地也、民物雖繁、皆有切於吾心之理、則君子之於天下也、有不能外、然以一人而裁成天下、則識雖立乎天下之上、而心必入乎天下之中、抑事會甚繁、必

（而翅乍展雲際高騫）

（此等提喝不足為佳）

（寫首句猶尋常）

無類於庸衆之材則君子之於天下也有不可辭然以天下而望治一人則雖以一己周天下而不見其紛猶必以天下藏一己而不見其獨而君子之於天下也果何如哉夫我務之所在可否定於一言（先畫出模稜一）（革好）安危於焉立決君子之不可優柔寡斷也亦明矣然或見己而不見天下則拘古治為可復而良政或亂於師心恃新法為可行而淺圖（皆以名議寬疏）遂成於自用往往流於適者有矣或見天下而不見己則執成見為不可變而經術適以齊其愚視物論為不可從而清議莫能救其弊（又提此句作把握）（四語博）往往流於莫者有矣夫君子則固非優柔寡斷者也然從違可自我（梳圓暢）而定一人未必無震俗之事而是非可循理而決此心未嘗有矯世之思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耳蓋天下一事各有一義其數自相（此精透）比也自私意起而義始離矣然我有不與義比之時而義之當然者（此理的妙方見）（比字切寬）自在也君子循其當然而已才名可以服衆而必養其識於純全聰（然句衰緩）明可以前民而必斷於時之常變以是為精義之學耳天下萬事止（義不与事比更妙）有一義其理本相比也自大義失而意始紛矣然義有不與事比之時而義之固然者自若也君子安其固然而已意主於裁天下之務而非以徇意見則興廢皆公志主於成天下之功而非以立異同則（語大而有寬際）取舍皆當以是為利物之準耳外有和衷之度是以攬天下之大柄而不病其專內有不爽之衡是以創天下之非常而不以為懼君子

之制事蓋如此。

有謂無適莫即是義者。有謂無適莫之見則適莫亦義者。固屬胡混。然轉折處太離絕。截然寫做兩處境界。亦不得語氣。此作妙將摸稜無主宰意。提清在前。出題一氣直下。而兩義俱圓。尤見作法之高。○天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我能知明處當。便謂之義。我不能知明處當。我自失之耳。事物之理自在也。君子於一事一物。必使我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之理相合為一。此之謂比。人因看義字不真。故講比字皆不的。後二比世所不能言。○于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適不然。與子張問仁之于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此于天下二字。亦不甚切實。故多張大之語。別觀之。

君子之　俞

子曰參乎　全

與體道之人言道。聖心可共見也。夫道盡于一貫。而一貫盡于忠恕。心可共見。又何疑于夫子乎。今夫人之求道。而茅索之紛賾之途。宜終身不見道也。然舍是而索之幽渺。又未可以證道。夫道止此心耳。天地藏吾之身。吾身藏天地之心。至人得之以宰羣動。而易簡可守。遂為羣動之所不能踰。吾身在天地之後。理在天地之先。大道依之以綜名象。而觀化自然。遂為名象之所不能役。此一以貫之。夫子呼參而語之也。雖然。道曰吾道。豈獨為夫子私哉。乃何以曾子唯之。門人疑之。其准也。乃積學之所自啓也。其疑也。亦篤學之務求獲也。然則夫子之道。又寧有

婦去禪悟一流方見正學

中有渾然一理在

壬辰　呈墨見各

異旨乎。吾人習聞夫子之言。而不知即夫子之道也。亦各有夫子之心。而不知即夫子一貫之心也。於穆不已者天道品物用以咸亨至誠無息者聖人萬物因而各得。蓋本其自盡者命之曰忠固無異于學者之忠。而乃獨尊之為夫子之道。則以其盡之者異也。盡之者異能盡之心不異。則夫子曷嘗以疑玄者絕下學以仰企之途。由其共推者命之曰恕。固無異于學者之恕。而又羣奉之為夫子之道。則以其推之者異也。推之者異能推之心不異。則夫子又曷嘗以高遠者導賢智以艱深之習。一貫之義如此。

（二貫忠恕合一處。積渾老。確熟。讀程朱。語錄方見到。說得出。是借學者之目言。夫子之道總有下落。總是一貫。忠恕不是兩件。）

嘗恕盡頭。便是一貫本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工夫各別耳。人將一貫看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看做義學知見小乘。自然牽扯不合。于是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強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忠恕看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得。看此文洗發忠恕與一貫分處。合處。徹底分明。逐層着實。置弘正名程中。巧眼不能辨也。是近來第一篇好文字。

子曰參　張

子曰參乎　全　徐越

聖道不外人心、言有淺深而義無同異也蓋一以貫之已化之忠恕忠恕而已矣可循之一貫也故聖賢互有發明云今夫道無定名也道附於人則有定名矣至若道附於聖人又無定名也而衍其傳於大賢彰其教於學者引其旨於天下萬世則又不妨各為名焉以定之子曰參乎夫道可喻而不喻是誣道也人可喻以道而弗以道喻之是以道誣人也夫子不然也故取天下萬世共有之道而曰吾道吾道一以貫之為曾子言之也明於天者人與物所不能外精於理者象與數所不能分如是以貫之一之義也有得于微物可以進于人可以進于天有得

（了徹）（不是口頭胡纏）（靈機妙舌善於說法）（看他逐字衍出）（點睛）（此一層即包下文道理從未曾有）

壬辰

於小數可以通於象可以通於理如是以貫之亦一之義也夫子之言如此曾子曰唯庶無負夫子之意焉子出而門人問曰何謂也夫道可共喻而不求喻是門人自誣也門人可喻以道而乃以未喻者喻之是以一貫誣門人也曾子不然也故能天下萬世共由之道而曰夫子之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為門人言之也論天地之自然則大和保合之忠各正性命之恕不過聖人仁義禮樂所由成如是以言道一貫之義也論學者之勉強則真實無妄之忠與物無忤之恕又即聖人知能易簡所由基如是以言道亦一貫之義也曾子之言如此門人即不復問亦終無負於夫子之意焉

道理止是一箇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邪仍只是一箇道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譬之傷寒只是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矣諸人都到忠恕句絕去融會一貫此理便費分疏是作在一貫中即一片說透方見聖人之言原不曾虧欠下極曾子之言亦不曾補過上極也苟不從理學實講究來便見到也無此精實老當

子曰參

子曰參乎　全

[illegible]之以心而已蓋能悟道於其心故一貫之指而傳者無餘解明者無賢詞也且學者於道亦期有得於心焉已矣亦期共曉此心焉已矣心有偏全斯道有安勉而聖之所以教賢之所以學胥此也

語有本便不同

聖門若曾子所謂克盡其心以推行無間者蓋積之有素矣積之素急於得其歸故子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若謂體要者不勞苟往來於事物之推遷而無以御之則道將何極握簡者不煩苟躬歷於萬情之錯出而無以統之則道伊胡底是故一者入於天下之中未嘗有也出於天下之外未嘗無也乃云貫也夫子之道如是已矣然非其人

即伏忠恕好是曾子家當

直是曾說却不墮孤精

活計

不以告者見聖人愛道之誠曾子於夫子之道亦既久矣然非其時不以告者見聖人觀人之哲乃曾子于此直應曰唯蓋反之於心得其所謂一也唯而無復言者蓋既得其一無待於言也無待於言復以忠恕解者蓋為門人問不得不借以相曉也觀于是而知疇昔之所嘗聞與夫子之所嘗言者莫非道矣道本至一心不盡不能一也盡一己之心與盡萬物之心無以異也人倫日用有常能雖極之蕃變位育何所不該焉一無不貫情不推不能貫也推一己之情與推萬物之情無以異也隨事精察有所得進而至於窮神知化何所不徹焉是故聖人之心普入萬物而無心學者則當以一人之心求盡乎萬物之心聖人之情順乎萬事而無情學者則當以一事之情求順乎萬事之情忠恕之能誠統天人合聖凡一以貫之者也夫子可以教曾子可以學門人亦可勉而至矣

有聖人分上事有賢人分上事有嘗人分上事分殊理一洞然無疑更妙是的骨曾子一宗語移向別宗不得講一貫人止說得心此却有地頭着落不從先輩偷取箇消息那得此把柄入手

子曰參　陳

子曰參乎　全　羅漢章

只一心如何、盡得然換別、字不得也、只得如此說、

聖賢傳道、不外于一心也、蓋心外無道、一貫心也、忠恕亦心也、聖賢豈有異於人乎、嘗思世宙虛而道實之、是貫世者道、乃道亦虛而心實之、是貫道者心、知道之統于心、則至人渾備而無餘、下學內求而具足、道之本量然也、聖門若曾子者、真積力久、體道非一日矣、夫子知其可以語此也、語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若以道也者、散而無紀者也、自吾行之而後為吾道、吾道可行于天下而非求之天下也、有主宰是者放焉而皆準耳、吾道可行于終身亦非求之終身也、有會通是者久之無不得耳、道非一而以統于心則一、此夫子傳之曾子、曾子聞之而實有

爽然入懷

一口吸盡

吾與

夫子人所共拈此却各樣只下一行字便是此章把柄

一貫勿

最難着語此餘虛中得寔

信也。乃子出而門人者、聞言求解。好道有同心矣。曾子知其無不可以語此也。語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以道也者。人自為功者也。自夫子盡之則為夫子之道。夫子之道內盡乎己。雖莫測其盡之之端也。然其所以盡乎己者。要亦此心之盡焉耳。夫子之道外盡乎物。雖難窮其盡之之量也。然其所以盡乎物者。要亦此心之盡無不盡焉耳。忠恕非一。而以歸于心則一。此曾子告之門人。門人聞之而無復疑也。知一貫之為忠恕。則知夫子之一呼而即出者。傳曾子未嘗恝置夫門人。知忠恕之為一貫。則知曾子之得心而共喻者。解門人。正以轉証于夫子。一聖一賢。均此忠恕之心而已矣。抑道。虛器也。忠恕。實心也。以實貫虛。故學道者宜先自實心始。

（六用白描而理蘊具之）（一氣說透）（妙于賓主四反）

兩大比中不作塵土語。不作講章語。亦不作語錄理學語。正如本色人。說家常茶飯事。自粗及精。無不親切有味。不當稀奇處。却是稀奇也。

子曰參　羅

子曰參乎　全　張標

心一者道一聖賢無岐指也蓋道不約于心則道亦不為我用一貫忠恕可互觀矣且造化粹精之氣日流于昭曠自人起而承之則虛游者（來情起然）始得入神明而受名受數矣然就其受名數者而約其指歸雖聖人不（象外）能私衆人不能異也曷不於孔曾互証之衆姿備美以後疇能自閟其（折入全理又超然）通途以簡要者命心而無窮者遂資焉豈以疑悟殊修而不默安於各（嚮推）正酬酢環積于躬何能日遑于肆應以紛求者靜察而本約者自蓄焉（逆潮）豈以淺深異質而有勿瞻於懷來當日門人具在夫子獨呼參曰一貫固已知參之能悟也以萬類之紛紜也一一而煩區置即區置有不周

以己心為之滙任揚詡迭見而吾變蕃之原終古而未剖詎非攝之我者至精歟謀之數十年而渙然於一旦參殆有親嘗之樂矣然而道本如是也聖人用一而能精賢人求一而未大庸人體一而不知一貫雖為曾子言之也而豈獨為曾子言之也哉迨夫子已出曾子曉門人曰忠恕固已知門人之共著也以材質之不一也應務而祈變通即變通有不順以篤摯為之歸隨險阻遍乘而吾感應之具終身而可恃豈非藏諸衆者至寔歟聞之驟若驚而徐之即共喻門人亦若有忘言之意矣然而夫子之道又自如是也聖人忠恕而無名賢人忠恕而有迹庸人忠恕而未盡忠恕雖為門人言之也而亦豈為門人言之也哉故

精金出冶深見火候

正如一句中具三方一方中具三要不得顢頇過去

與一貫離合處正要分明何處着机

鋒混語

矣見道者見心而已矣見道于心者見聖于心而已矣心無異體而道非殊致聖門授受不亦大可觀哉精一之旨昉于帝廷而危微之戒何以並傳其不能舍心言道尚矣

鍊之一字人都不解輒以詞句之軟混者當之不知鍊之為言即書家之藏鋒正取其鋒之中正精銳非去其鋒也不用努筋出骨却渾身都是筋骨此之謂鍊讀此文如見真仙指授精炁神混合脫化時那一件不是金丹作用

子曰參　張

子曰參乎　全章　張芳

大道無煩辭皆可反身而驗矣夫反身有得則忠恕即一貫也又何煩為門人解乎故一唯之後僅質言之且天下無不一之道而有岐嚮之心非心之與道二也各有其心不知所以自求而徒聽夫師傳焉師傳即奚裨乎（領四語襟度自異）昔吾子設教東魯即門人與聆大學之傳而諸子莫紹微言惟曾氏獨窺上達之蘊蓋理堪為衆心之所共滙而實非一時之所共安不可不擇人而畀也誦習嗒然之下徐開其覺如響應聲道有以虛（虛寔二）天下之實者豈無故乎事足為一心之所獨樂而實非一人之所私謂不可不隨衆而明也胞與曠然之中各予以路如弱得歸道有以寔天

下之虛者豈無說乎是故于門人在前而獨有參乎之詔參是時脫未冥擬議之情能彊授之以吾道乎曰吾道即忘乎見道也曰一以貫并忘乎見一也當積學逢原之日有嚴師以虛其所實則渙然而心開曾子曰唯未可概諸門人矣是故于夫子既出而即有何謂之商參是時脫未臻融釋之境不幾高視夫子之道乎曰夫子之道即夫子可學而至也曰忠恕即一以貫可勉而能也當誠身得力之候于中材必寔其所虛則充然而道足忠恕而已矣曷不可質之夫子哉蓋聖人之心道之體所以立也然聖人出之以渾然則殆有不可名言之處矣惟以學者之心觀之而凡曰立誠曰不欺其求盡于盈虛消息之間者始有以見夫道體之精密是聖人之心不足以盡學者之道而學者之心乃足以盡聖人之道也抑聖人之心道之用所以行也然聖人出之以神化則幾有無從擬議之端矣惟以學者之心求之而凡曰絜矩曰勿施其善推于蕃變離合之際者始足以見夫道用之弘通是學者之道不著于聖人之心而聖人之道乃不外乎學者之心也聖門授受如此抑入道以聰明莫如回賜而參也以魯得之故忠恕為下之宗聰明者其知返與

超軼之才脫韁擺柱不落膠粘油膩界上是所能也至發攄理要細入繭絲牛毛高出危峰深海此是如何見地吾亦無以定之

子曰參　張

子曰參乎　全

觀聖賢之明道、而教始著矣、蓋夫子以道為吾道、參以道為夫子之道、此道也、萬世之教也、且聖與人衡而不一於其氣也聖與聖衡而不一于其命也有道焉而氣可一命可一教亦可一矣然上古師道於心則變化由己而默成之中非有法可傳也有夫子而後能傳焉所以唐虞而下愈多開天明性之書後世取道於人則規矩肖物而揣合之間未必心相授也有曾子而始可授焉所以教學相長止此精察力行之事而孰知夫子非自傳也天予子而子授之猶子予參而參受之也夫子非私授也其未得予門人而門人果疑之猶不得不予參而參果不疑

○奇○逐○別○義○不○可○方○物

○舉○頭○空○闊○

戎上德

壬辰

之也。故道曰吾道若不知自有宇宙來即有此道者然。想其體之深。用之深。舍吾以為道而道非舍道以為吾而吾又非道曰夫子之道。若不知自有生民來咸有此道者然。想其體之亦深。用之亦深。舍道以名夫子而夫子不敢。舍夫子以名道而參又不敢。然子獨言一貫者何居。人謂吾多吾未嘗多人謂吾博吾未嘗博。同歸殊途一致百慮。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然參復言忠恕者何居。於穆不已。天之用也。自強不息。聖之事也。反之見性。強之見仁。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如是而夫子畢教。及門矣。參之唯未可學也。參之所以唯可以學也。如是而夫子畢教後世矣。夫子之一貫未可人人而學也。夫子之忠恕而即一貫可以人人而學也。否則天下將以諾諾而退者為能事矣。而何必闡忠恕于子出之後哉。吾知參之潛心於此者久而肖之亦速也。

語似巧而實有病

吾字夫子字寫出奇思

此是學識章語

此數句大有見聖賢分際都得

雖于題奧不肯犯手做。然開口別有迴出處。與油唇膩舌不同。得魏晉間英氣。

子曰參　戎

子曰參乎　全

觀聖賢相與論道之際而知道備於一心矣夫心惟一則無不可貫也曾子以忠恕明之而道不較著乎且夫道盈於天地散見於庶物君子弗遠求之而直以存心致知為學誠以道藏于心萬理俱備不惟渾全之心具泛應之宜即任舉一心而明體達用之致亦無不具也至于學者所得之淺深則不可強也昔夫子之為學備天德之純而理義歸於一真通天下之故而性命予以各正斯道必屬之子無疑矣惟聖人之任道也專既不敢以為異人之責惟聖人之視道也公又不欲以為一人之事故其語參以道也若曰惟吾不敢以道為非吾之道而窮理格

曾子下語見真積力久處

物之既久省察克治之已精始知吾心之理原足以該天下之理惟絕紛紜之繁即所以去險阻之蔽又知天下之理原不能異吾心之理惟得一致之原即所以會殊途之通蓋惟一則無不可以貫也惟曾子者沈毅之質既具載道之器而學問之深又窺大道之全乎而即唯子可以無言矣雖然道可以一貫盡而人未必盡可以聞一貫故曾子因門人之問而切告之曰子疑夫子之道乎夫一無可舉名而心可以自見人心之至一者莫如忠夫人有心而不能盡則我所發之心為一心而所餘之心又為一心是二心矣惡乎貫惟忠則無復不能盡之心無不能盡之心則無不貫矣人心之至一者莫如恕夫人有心而不能推則自我起念者為一心而自人起念者又為一心是二心矣惡乎貫惟恕則無復不能推之心無不能推之心則無不貫矣夫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

正不得以心字之義

步驟整暇也兼知行說得註中精察二字之義

解合一貫意自有發明

恕也只是一但到事物邊見耳

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一故又云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便各有一箇一恕自忠出所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恕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更覺明白無滲漏○曾子章主行子貢章主知亦本朱子然朱子分別兩章不同大段如此曾子質魯平生于踐履得力多然其學以格物致知為始未嘗不事知也若子貢章

則明指學識。自當在知處說。與此不同。雖學識亦不離心。然又是一話頭。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也。此文兼知行說。獨具隻眼。正在註中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句。得其微意。

子曰參　俞

子曰參乎　全　張暘

聖賢以心傳道。而道衆著矣。蓋聖人之道。聖人之心是也。子曰一貫。參曰患恕。孰不可與衆共著者耶。今夫人言道。則疑與言聖人之道。則畏。夫既為聖人之道。而又焉庸疑之。而且畏之。既悟之人。可與言道。未悟之人。亦可與言道。既悟之人。心即其道也。可以質而無疑。未悟之人。道即其心也。亦可以聞而共解。昔子與參有傳矣。子謂天下之理。至約可以裕紛。則至約之外無餘義。然達者可以意會。而愚者或反以為疑玄。人心之神。至靜可以規動。則至靜之餘無多理。然明者可以神通。而驚者愈又疑為眈寂。呼參而語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謂非參之真積力久。

（平境清逸）（亦輕淺語而用筆却焉）（後來紛紛正坐愚耳）（一貫不是靜）

果不足與於斯也。而參果唯矣。唯之者何。質而無疑也。所謂既悟之人。（有此關抒文字方有斤兩不是）可與言道者也。而及門何以未解也。夫道聖愚不同量而有殊安勉不殊性情者亦思人心之內有忠恕焉向未敢遽曰夫子之道也然而孰是夫子之道也涵乎虛以適天下之變內之不岐于欲也外之不岐于物也此形器之至盡也天下之變亦既殊途而一致已矣夫道淺深不同質而有岐公私不岐存發者亦思昔日之學有忠恕焉向未敢執曰夫子之道也然而疇是夫子之道也體其冥以周天下之故宅之而為天地心也闢之而為萬物矩也此天人之至順也天下之故亦既心安而理得已矣時曾子言之門人不復置議則又所謂未悟之人亦可與言道也哉。與既悟之人言道而道傳於一人與未悟之人言道而道傳於天下而後知參之果有以傳夫子之道也而後知子之果授其傳于參也。

（一味機神流走為高也）（是了徹語寔義虛神盡到）

純以機趣籠裹名理。行止自如。不露針脚。如春雲卷舒。其中巍岡陡壑。隱然在縈拂之間。便覺靈境與塵塗遠隔。

手曰參　張

子曰參乎　全章　孫　[illegible]

道無可二聖賢互發其旨焉夫道存于人無異見也聖人以一貫示悟者曾子以忠恕解疑者道乃大著其原矣且人生而靜性命所由始也及其著于事物有可見之端焉聖人有所不得已于天下而命之為道

此處人都不能如此精警此獨擅場

讓道高便走入老莊瞿曇位下

道者大原所出先氣化而有其理〻一而氣二故極其生成變化要于理為統歸學問所主舍事功而存其心〻內而事外故任其動靜云為原于心為凝合是則參天人于一致齊物類之同情擴人己之大公陰

下面道理書學

易簡之至合無可二焉之謂一無可離焉之謂一以貫是道也聖人得之而賢者悟焉即至于常人下學無不可進于明悟者何也無可二

可離理同而心同斯道無不同也故舍己以言道而道不存焉吾能入于情欲紛錯之中而凝然靜洽無欺于內物乃可受矣所以攝一己之性而天下之性已各正執己以言道而道亦不存焉吾惟立于物我是非之先而廓然正中不悖于物中乃有主矣所以廣一己之情而天下之情已咸通推而準之四海之大無岐理焉稱物平施誠可以通神明也約而歸之至情所徹無違心焉一致百慮復可以見天地也是忠恕之謂也忠恕之為道中人下學可學而知而賢者所悟聖人所得歸豈有外是之何也無可二焉之謂一無可離焉之謂一以貫推此忠恕而為之無餘事也傳者傳此惟者惟此門人所問曾子所答皆見得道之在人昭昭也而又何疑焉

此題出色處人多放在下半畢竟下半道理有靠傍好發揮上半道理又渾淪難着手此篇出色偏在上半能爭人之所難若下半道理更精切雖先輩何加焉○原是如題立局但不點題面界限不分明似乎摠做者然要之此題無摠做之理故古人雖極變化中題界未有不清者不清則無法矣

子曰參　孫

子曰參乎　全

聖賢遞為授受、而一貫之傳不絕矣、夫一貫如是唯忠恕如是示聖賢

混話處、淵　唐德亮

授受如此、而道豈有餘蘊哉、且吾觀道統之在人也、傳之非其人則僭

未嘗不古、只不着緊要便成、剩語、人何取于古哉

非其人而傳之則濫有其傳矣而不廣其傳、得所傳矣而或昧所傳、則

○借○多○識○章○做○个○話○頭○難○聞○不○聞○

誣、故同一道也、聰穎者一語之下猶多疑信、樸魯者一日之間已無異

○竟○提○三○段○有○眼、目○此○是○夫、記○手○法○惜○無

同聖人甚樂得其人而傳之也、夫子紹述往聖刪定六經、於道殆無不

本○頌

貫矣、然情形若是不同也、名數若是不齊也、輕言道者、有百家異論之

憂、矯之人啓清淨虛無之說、所謂非其傳則僭者此也、曾子致功誠正

○都是強作貫穿○

用力修齊于道殆幾幾貫矣、然不同者終何以同也、不齊者終何以齊

也。急見道者。不至真積力久之後。而冀當機速化之功。所謂非其人則濫者此也。門人習於應對進退之間。亦竊聞窮理盡性之緒。於道殆范乎未有貫矣。然不同而情形愈賾也。不齊而名數愈棼也。見一時言道者。有安行自得之意。而滋紛紜同異之虞。所謂不廣而昧所傳則誣者此也。一日夫子呼參而語以一貫門人疑一貫而參告以忠恕。豈夫子自示化功而沮後學哉。曰非也。一不立忠名而忠無不盡。貫不立恕名而恕無不推。特盡之無不盡。而莫測盡之何端。推之無不推。而莫知推之何竟。欲名一貫耳。豈曾子自鳴得力而岐聖功哉。曰非也。忠不必有一名。而一之體從此立。恕不必有貫名。而貫之用從此行。特體以歲用而猶分對待之日用以顯體而猶煩運導之勞。其人也。曰唯。積有素也。曰子出授已畢也。曰何謂教可廣也。曰而已矣。道已盡也。一則曰吾道。一則曰夫子之道。而總明出之夫子者不僭傳之參者不濫。廣之門人者不誣。一堂授受。遂與虞廷十六字傳心並盛焉。

一貫有一貫正義。忠恕有忠恕正義。兩下各自着實。而關會處了然。此是先輩最高本事。固不用偷腔換氣。亦無暇掉弄閒幌子也。自論文者。鄙依註說理為學究氣。訓詁氣。以不着色相。不落言詮為高。於是學者日與理遠。凡遇理題。必避正面而尋旁枝異徑。如此章。但取

授受公案。與言語同異機鋒。所謂一貫忠恕。則槩置不講。非不講也。向來厭棄若浼。不知其說云何。雖欲講而不能也。一變而強為之講。則又不得不出于學究訓詁膚鄙之塗。以為遵註。嗚呼。豈復有書理註義哉。此文亦犯前病。然其文特高。有客論近來滑調空行之弊。寔始于唐君。曰不然。唐之空滑。猶本于古文。後來之空滑。本于講章。此不可同年而語。出自古文者。猶有思致奇趣。但少寔理耳。若講章一派。則惟有爛惡而已矣。正如吏部論出身。一為科甲。一為雜流。其高卑貴賤。同迴殊也。但講章之爛惡。粗事古學者。即知其非。其以古文為空滑者。到說道理處。無可支架。必借佛經語錄之套。以自名高老。以為古文之旁通橫溢。無所不妙。而不知其爛惡與講章同也。此人如甲科與雜流。到溺職削籍。則一而已矣。此一弊每足以誤高明。故特為拈出。如此君與俞君是題文中語句是也。

子曰參乎　全　俞譯

聖人之傳道也簡而直。賢人之明道也寔而通。蓋道至一貫。此賢聖與人同歸焉者。但學不至。則言亦有異。其斯為孔門之授受也。夫從來斯道在天地間。聖人有聖人之道焉。賢人有賢人之道焉。衆人有衆人之道焉。其理亦將無同。而學識淺深。不能無差別焉者。如堯舜後有孔子。其精一居羣聖人先。而口傳身示。教乃在上與下一致之際。為萬為一。即合古今人言學。可語無一二士。故呼參而告曰。吾道一以貫之。無何而言畢即出。不復問後來更作何語。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即夫子亦自謂吾道。然正不得而自疏曰。如何一。如何一貫。片言之下。渾淪直捷。

道安得有許多但所事于道者分耳

三字見篤突

探解魔調

魔解魔調

老境

所謂聖人有聖人之道自如此顏閔下有曾氏其篤實處諸弟子上而積學力行機乃在通未通一間之餘忽予忽奪即使聖與賢相對得意止一二人故聞呼而應曰唯及其隨問即答於忠恕外更無他辭此所以為賢人之道也在曾子則歸之夫子之道然正不得而復贊曰如是如是一貫一言之下平易質實所謂賢人有賢人之道又如此若夫門人侍側嗒然于曾孔答問之旁倏而呼倏而唯倏而一貫倏而一貫後又有忠恕皆所以成其為衆人之道也然以羣弟子之好學深思則必且伏而思曰若以忠恕解一貫此忠恕非一貫也然既忠恕矣[illegible]

忠恕矣又何必復有所謂一以貫之者惟一貫者見之為一貫忠恕者見之為忠恕所謂衆人有衆人之道又如此雖然道蓋一以貫之者也衆人之道即賢人之道賢人之道即聖人之道必待忠恕焉然後一則已非一貫之道矣蓋得所為道也者而一貫可忠恕亦可即一貫不言忠恕可忠恕不言一貫可即并忠恕一貫而俱忘之而亦無不可而又何紛紛然聖人賢人衆人之迹云抑此乃吾儒實學後代以二氏機鋒當之謬矣故悟之一字儒者所不言

卑庸之文不足深辯稍有才識讀古者皆能心知其非但牽于揣摩之說不即棄置爾若此種文其見地與手筆頗高非卑庸之所敢望

也。故有才識讀古者。易惑之。不知雖有高下之別。而其為魔而不當理均也。故特舉以為辨。○魔解始于正嘉之後。若魔調。則自萬曆中始。亦有高下二種。下者出于講章小說。湯睡菴之類是也。高者出于佛經語錄。楊復所之類是也。至啓禎之間。又有以莊列史漢大家古文。而運用佛經語錄。如金正希陳大士皆不免于此。其品愈高。其魔愈深。此文乃其流裔也。真學古者。于此當更高着眼孔。

子曰參　俞

子曰參乎　全章

聖道不煩。大賢獨著其心學焉。夫道在一貫。毋殊指也。然非自忠恕以明之。爰何而不惑哉。且夫人既身在斯道。即何得視天地萬物匪身事乎。顧事之感心者萬端。心之墜事者一致。而執焉。安焉之間。夫亦未可以亟悟矣。曾子學於聖門。蓋積力者也。夫子曰。參也有繁且難者。斯時也。又烏可無以易簡之哉。一貫之論。所為發也。乾體尊於無偶。而流而不息者。迺燦焉高下散殊之中。此以知化有心而成無心。而亦成廣運之源。未有存諸天命。而弗存諸人性者也。至誠蘊而日弘。而備舉其功者。時出乎國家天下之故。此以知心無為而全有為。而愈全純粹之理

未有行於上智而不可行乎下學者也子呼而參唯矣參唯而子出矣是道也參至今日而始信之何望于門人然猶是道也正可使門人共信之而何疑於夫子哉原夫無極有日生之勢各正者從異太和者從同天之道也元善非一節之施通變而咸宜博設而不匱聖人之道也去偽為人治之本觀生於欲惡審量於往來學者之道也要皆吾夫子之道也夫仁義禮樂如彼其盛也而善學者則以為從我心出不敢不盡焉蓋盛陳之天下不如先盡乎己之真也不真則心與理相萬而真則心與理相一夫子之所以立體者當無敦勉之勞而由忠以思亦庶幾無妄矣上下四旁如彼其紛也而善學者則以為自我身施不敢不推焉蓋紛被之天下不若力推之己之詳也不詳則我與物阻而詳則我與物貫夫子之所為泛應者豈有推勘之煩而因恕以觀亦漸近有然矣非忠恕道又安得一以貫之哉不然欲舉吾力所不能貫者強而納之於微渺之中又將舉聖人之所謂一者虛而求之不可究窮之數安在其為易簡而理得也哉

上下二節疏之各有分際合之不用安排非表裏洞然無疑必有將言囁嚅頓此失彼之態能領略機趣點逗靈逸者上矣若此節節還他寔做時髦何從下手

子曰參　朱

子曰見賢　節　　王良棹

學有借証於人者、隨所見而皆足為益也、夫人不能無賢不賢、惟善學者見之、而思齊內省焉、亦何非自治之益乎、若謂夫人有志嘉修、固責本之乎一己之學也、而在人之淑慝、不可不取以自驗、但世之學者、忽于進修之勤、而昧乎觀察之念、遂使有道當前、置焉而罔覺、人安望其遇非僻而返己自勘也、自我言之、與人同學、而獨有卓絕之譽、有所謂賢者焉、是賢者、固人所欲見、而惟恐其不得見者也、抑與人同稟、而獨無可紀之寔、有所謂不賢者焉、是不賢者、固人所不欲見、而未必其不見者也、吾則以為賢不貴于見也、而貴于思齊、不賢亦不必其不見也、

全局側截此○處即作側勢○亦可若此

則似併入上句却有病

輕引兩見字不同

而貴于內自省。今夫賢之子我以做法者。曷有窮哉。嘉言懿行。無往無德性之美。我而不具其德性也則已。我而既具其德性。則凡賢之德性。何遂非我之德性。我之德性。亦何遂不如賢之德性乎。惟思齊焉。而始無負典型之在望也。否則難自己也。處己接物隨在皆學問之徵。我而不同其學問也則已。我而既同其學問。則凡賢之學問。何一非我之學問。我之學問。亦何至不如賢之學問乎。惟思齊焉。而始克副伊人之觀摩也。否則難自安也。至于不賢之人。其立心異於賢。其行事異於賢。即未見而常切比匪之懼。況乎既至吾前而得不愁然省乎。必也省其立心之或同于不賢。不使一念之欺。敗吾生平之修。其可存者不敢忽也。其不可存者不敢萌也。必也省其行事之或同于不賢。不使一事之失。為吾全體之累。其可為者不敢怠也。其不可為者不敢蹈也。是始焉以企慕賢者之心。迫而為嚴。絕不賢之心。繼焉即以內省之心。厲而為思齊之心。不亦合賢不賢。而皆可為自修之益者哉。天下有如是其見賢見不賢者乎。吾中心企之而未易覩也。

（此句是思字用力處有無數工夫在）（轉接緊老看其一領一旋一收俱用單行使上）（下鎖連一片不覺其兩截）（內省中有寔際）

上下截做。本屬變格。只淺淺直直說去。而老氣紛披。機局相生。幾忘其變。言盡而意餘。耐人尋味不厭。

子曰見　王

子曰見賢　一節

就所見而資以心、賢不賢皆益也、夫賢與不賢、徒見之無益也、惟思齊內省、庶為無負此見耳、且人日與儔類相接、亦安往而非神明之助乎、獨患內多所恃、外多所忽、則生平見益之日少、而見損之日多矣、惟觀型切而彰虛受之誠、乾惕深而著好修之義、則為法為戒、無不可相與以有成焉、夫論自修之要、固宜專己而略人、揆翕受之衷、又可因人而勵己、則人之有賢有不賢也、我固欲得而見之矣、雖然、核人常用其嚴（顯前著議）而返己恒居其恕、則雖樂善戒愆而究之無補于宥密、刻以繩人、既出之以精明而寬以待己、乃存之以姑息、則雖觀儀飾過而摭之無益于（論恰則簡中）

身心然則見賢見不賢也寧見以為人之賢不賢已哉思齊內省所不容已矣居恒而切彼美之思豈待見而後動其企慕然亦既見止豈賢自賢而我自我乎于焉思之同此賦畀彼處其優我不甘居其絀共此懿修彼盡其能我不敢諉其功我無遜美于賢之心一若賢有請益于我之事何勿勉勉焉寤寐而滋隕越之懼豈俟見而始昭其監畏然亦既見止豈竟以不賢視之而以為于我無與乎于焉省之顯焉而儀度之或敗因表見以惕中藏微焉而念慮之未端本幾微以審素行我有盡去其不賢之心將有益進于賢之事何勿兢兢焉而吾于此知其心之虛矣求之往古而有賢不賢者猶得師友于尚論之中參之近今而有賢不賢者敢不勸懲于類聚之際納古今之益于虛象使天下知吾學之大而吾于此服其心之誠矣立數人于此而或為賢焉或為不賢焉固廣觀型于吾黨即立一人于此而有一事之賢焉有一事之不賢焉亦嚴法戒于身心約一世之善于誠求使天下仰吾學之精是則始也因人以勵己繼也復專己以略人希賢之功不于此著哉

遠搜近決旁達無餘他人苦少意思坐不識此法束手受縛耳

子曰見　屈

子曰見賢　　霈　　原世傑

誠其心於所見賢不賢皆足取資焉夫賢固益己而不賢亦己之鑒也思齊內省人惟無欺其所見之心焉可耳意謂吾人有志純修惟是好善惡不善之心有以克致其誠則在人之事無非在己之事也蓋心有所務全勉乎己者無可遜于人心有所務去存乎人者無或失于己斯其事殆有隨遇難寬者爾今夫人孰不願于為賢而不樂為不賢者哉願于為賢而無誠于為賢之心微論賢不我遇也即高良在望曷所動景行仰止之慕不樂為不賢而無誠於不為不賢之心微論不賢固辨也即比匪明知難自解潛移然誘之端而吾為天下之誠於見賢見不

（獨標誠字先輩每有此膽識）

（倒從思省然小見字整甚）

賢者思之果何以無負此一見也哉蓋思齊內省所不能不自勉者矣其此修能之美而聞望居其獨優是我所不可不至者而彼已亦我于當前也深衆能自已乎皇皇焉殫志于誦詩讀書之際而閎博可以同揆極意于飭躬修德之中而性術無容殊致其為彼所已至者不可不思以齊焉其為我所不可不至又何可不思以齊焉同此造道之術而意見有所獨偏是我所不容或誤者彼且惕我于晤對也返躬寧敢安乎兢兢焉念及于百功不償一過則繩愆之自驗宜慎慮周于有譽不如無咎則寡過之克治倍嚴其為人所偶誤者當有以內自省也其為我所不容或誤愈當有以內自省也然此者一在乎識之明焉[illegible]不足

以別淑慝以不賢為賢向往之途既非以賢為不賢修治之功何及是以觀人觀我必正其識於賢不賢之攸分而非徒依附其名抑在乎行之斷焉力不足以決真偽能思不能齊恐其勤始而怠終省外不省內何以釋回而增美所以為愧為悔必貞其力于齊與省之惟當而不為後嘗之業要之有思以為省而好善斯純有省以為齊而去不善乃篤人果願于為賢而不樂為不賢也則亦何可自欺其所見哉

先民精於理學每自有發明不由訓詁却正得傳註之妙自嘉隆以後邪說浸灌叛道反攻若有發明必悖程朱又不如墨守之為愈近時名為遵註寔不明註義但聲喚幾箇註中字樣便自以為得法作

家。蕪謬滿紙。此不特為邪說所鄙笑。并訓詁老學究。亦慨詘其不通矣。將來窮則必變。此一羣枵胸捷舌之徒。豈能出二民之手。其必折而入於邪說可知。有心斯道者。其憂畏當何如也。如此文前提一誠字。從思省二字體出。後補明斷隱貼智勇意。從賢不賢發揮。雖非註中所有。然于義却合。腐陋不得指摘。謬妄又不得藉口也。

子曰見　愿

子使漆雕　一節

榮聯馨

不以未信者輕仕、見聖賢重學之意焉、夫仕學無二理也、苟其未信、仕亦奚益哉、子之說開、說其見之大也、今夫人身世相求之故、無事可以自矜。而況在學問事功之際乎。故入而謀理。必期有慊于生平。則出而服官。然後不愧此一日。觀其志氣之相深。而聖賢謙慎持己之道明焉。匪但善於出處而已也。在昔聖門諸賢類皆有匡濟才。然未有以仕使之者。而獨記子使漆雕開仕。意子必有所以信開者。故使之也。雖然學成期以用世。澹漠自處。家食固未可安也。量己而後入官。冒昧以從。空疎不濫多懼乎。乃開則見及此矣。對曰、吾斯之未能信、以為君子之仕

即學問事功近、持粗語

下字不切

徐評因、開有未信語記、之耳非以開可使、也

○摸○一○句○取○未○句○好○借○提○信○字○小○巧

此句有應重微○

庚子

順口氣講尤妙

行其所學而已功名之得失仕而後知之學問之淺深不必仕而後知之也開自思焉若明明有一莫敢釋然之意徬徨於幾微自喻之間者而後此之功過無論也抑君子於仕行其已焉而已仕以為人功名不可不慎仕以為己學問愈不可不辨也開自念焉若明明有一不能自安之故審量於幽隱獨知之內者而意外之榮膴勿計也況乎未信而即求仕與夫既仕而後求信皆非吾心之所安也開也敢乎哉信斯言也似於夫子使之之意不相謀矣而子頎何以說之蓋學士之難不難於自期而難於處信若疑之心故氣以抑而沉才以斂而裕開而若此可謂獨窺夫明體適用之原矣且圖功之患不患於無成而患有以疑

斯之二字隱擇

此意甚高

對不稍假閒了

又應前

作樸案湊

下字有病

此又別一話頭不足篤志義

用信之意故學以審而精守以約而博開而若此可謂將識夫[illegible]人之全矣此夫子之所以不益一語而說之也哉後之言仕者曷取衷於開云

此便近之

蓋一字華圓光傍

未信只當下一念有窒礙處若計較到仕後功名得失便落第二層見解矣誰勘到此陸雯若

艾千子先生云說開非說其不仕也乃說其可以仕不負所使耳最得始之使以其可仕也自見不足正精進處蓋見其可仕故說不然不幾與前使之意相矛盾乎說從記者摹出意不可盡知謂見大意謂不安小成要不如註篤志二字炤求信意為切而兩意自可包又

云吾斯未信。此寔就政事推行處。自反寔際。非虛講光景也。時文槩將其斯逝者如斯等斯字。東塗西抹。談室說讖。殊可厭恨。餘選評

使開。是就他材分可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出於聖意之外者。故說之。何妨矛盾。亦原不是矛盾也。若仍要講說其可仕。却小看了未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耳。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莫要看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但恐人誤看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着實。即所謂進取也。若止就政事推行處講。并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樣。然時文謬指斯字。渠自着魔妄見。豈可因噎而廢食。此即所謂高者流于空虛卑者入于功利。其不知此理一也。看千子此論。知其胸中已按據一箇仕字不下在。吾斯句。人多以虛點過去。全理盡失矣。高人處正在中間。重講一比。而又用順不用斷。為更難也。用斷可以憑我說高低。用順須于平寔中還他高遠。故難。

子使漆　梁